



873.57  
330-7



3 0543 7993 2

# 女兒國

英國 Mrs. Gaskell 著

加爾各答夫人

## 第一章

沿亞馬孫河流域，有一城焉：城名柯侖福。城中寓宅，在中等社會以上者，居停皆女主人。即偶有一對新婚伉儷，從遠方移家來居者，一刹那間，男主人即失其蹤跡，非因猝然置身於粉黛叢中，不見鬚眉形影，驚悸而死；即投軍他方，或經商於相距二十里之杜漢布村中，終年不歸；故城中除寥寥數醫士外，無男子蹤影。城中各家花園，滿植妍麗之花，中無荒草雜樹。園中靜寂無聲，鳥語蟲鳴，頗具幽趣。女主人閒暇，常偕其伴侶，優遊其間，討論政治，研究文學。未嘗以無謂之辯論，而起勃谿之爭。對於家人生產事，間亦領畧一二。僕役扈從，皆莊潔可愛，藹然可親。其於貧窮，則慷慨好施，疾病患難，則互相慰問，宴宴如也。幾不知世間有困苦事。城中婦女，雖深識彼此習慣行動，而各人有各人

486020

之特性。意見一有不合，則不免惡言相加，怒目相視；口角之爭，時有所聞，然事過境遷，則又言歸於好。蓋爭端既不足以失其感情，反以增其生活之樂趣。

其服飾，不尙時髦，質樸素潔，令人望而起敬。倫敦婦女所齒爲陳舊不脩衣者，

柯倫福婦女服之，未嘗有人竊笑之者。倫敦婦女恒不持紅絹傘，而予則曾見一柯

倫福貴家閨媛，於一淋雨之天，手持紅絹傘，蹣跚於泥濘道路上，毫無難色。常

對人曰：『識我者固不在衣飾；不識我者，更何傷。』其質樸之風，於此可見一

斑。惟城中婦女，雖崇儉，不恥貧窮；然多半貧苦之紳家，亦雅不欲人知其窘狀

。雖內中困苦萬狀，仍百計彌縫，從不形諸外面。時尙勉顏謂人曰：『城中貧

苦者，固不敢言無其人，然吾輩貴族，當不至受經濟之困難。』就予所知，福勒

士特夫人，即其一人。蓋一日，福勒士特夫人宴予於其家，一女僕突然而進，向

福勒士特夫人所坐之榻下取茶盤，其纖弱之手，幾不能支此重而且大之茶盤。福

勒士特夫人頗憐之，而碍於賓客在座，未得爲之助，乃故作不措意狀。口中洋洋

談其家規儀節，一若其家有若干之僕役管家者。其實吾人固識之熟：吾人早知其因預備筵席，已僕僕半日矣。此類事，數見不鮮。夜間一至九時，城中居民，足穿木屐，手提燈籠，各回其家，囊囊之聲，不絕於耳。鐘鳴十下，則萬籟俱寂，全城皆入睡鄉矣。其所以早眠早起者，蓋圖省膏火費也。凡宴會豪飲，莫不斥爲浪耗，麵包牛油餅乾之屬，惟格能妹伯爵夫人，及哲米孫夫人宴客，始略用之。總之，在柯侖福城中，節儉者則稱爲美德；奢侈者，則斥爲鄙陋。此柯侖福城社會生活之大概也。

一日，有一大尉，名布郎者，從他處移家來居此城，而不欲獨賃一屋；城中婦女，紛紛議論，謂此大尉必係貧苦者，否則何不獨賃一屋。聲浪之高，較諸軍中號令，猶或過之。不若常人之論他人貧苦者，必以低聲出之。蓋貧原非病，古有明訓，城中婦女深明此義，固不以貧爲辱也。城中婦女，雖不惡其貧，亦雅不欲有男子蹤跡，存在其間，於是恨恨怨言，又佈滿全城矣。大尉得有國家贍養金

，並就職於鄰近之鐵路局中。此鐵路局中人，又爲全城婦女所恨，因之大尉更爲衆矢之的，莫不思有以死之道。予竊爲大尉危。予旋以事離此城，逾一年復來時，竟出予所料。蓋大尉不特安然無恙，且其意見，全城竟奉之如聖旨綸音。

即以予友而論，一年前爲反對大尉最力之一人。而今則大尉雖不在正式訪問時間，亦得過予友家。且出入自由。有時或笑語嘲訕，不拘形迹。蓋其爲人，機智溫和，有以惡語相忤者，亦不以爲意。且熟諳家人生產道，城中各家，多受其指導，家道乃得蒸蒸日上。因是頗受城中婦女敬愛，而大尉則若不自知者。

大尉乃於城外賃一屋，與其二女同居。予此次來柯倫時，其年已逾六十。而健壯甚，首昂然如健軍人。望之，真不知其爲逾年耳順之老翁。其長女名布郎，老邁龍鍾，幾與不相上下。雖年甫逾四十，而病容滿面，毫無壯年氣象，一望而知爲久困於病魔也。次女名哲西，少其姊十歲，而豔麗乃十倍於其姊。面團團而含笑，令人一見即傾心愛悅。而予友苦琴，則謂哲西逢人憨笑，似非女子莊

重之道。其年已逾三八，當知自重，不宜復作此孩子態。苦琴斯時與大尉間有間隙，其出此言，未免少含意氣。然以事實証之，哲西容顏，實天生一種媚骨，即百年後亦不能變。其目大而藍，轉動不定，鼻仰如獅，唇紅而微白，其髮梳螺髻髻，予雖不敢決其妍醜，惟覺其嬌艷可愛耳。覺其可愛者，亦不僅予一人。見之者，莫不愛之。其步態之活潑，頗類其父。姊妹二人，服飾微有不同。

哲西較其姊每年多耗二磅，而此二磅金，在其父全年開銷內，已爲一大宗支出矣。以上所述，皆予在禮拜堂中所觀察而得之大尉家庭之狀況也。大尉於禮拜堂中，異常架雙重眼鏡，昂其首，發其高大之聲，唱晨歌。其聲之回響，尤較老書記所唱者爲高，二人之聲相合，顫動如音樂中之八音。出禮拜堂時，大尉常注其全力，以看顧其二女，遇其相識者，僅點首微笑，俟代其長女張其傘後，始與人握手爲禮，禮畢，乃徐徐偕其二女，步行而歸。

余深怪柯侖福城婦女，每宴必延大尉何爲者？先是：吾人宴會，或作盧雉戲

，良以無男子在爲樂，蓋吾人厭男子之卑鄙齷齪，不欲近也。而此次苦翠宴予，大尉與其二女，皆在其列。予默念是夜有男賓在座，吾等不知作何感想。是日爲十一月下旬，鐘鳴四下，日即西沉，房內桌上，鋪以綠布。蠟燭紙牌，陳列桌上。爐火發其燦爛之光，一若表其無限之歡情，以迎吾等者。女僕伺立左右，以候差使。吾等衣華麗之衣，魚貫入內。屋中賓客，咸肅穆無聲。先予入者，已有三人，已相將就坐，予乃坐第四位。後入者四人，亦紛紛就第二桌入座。女僕捧二茶盤，由儲存室內出，置於桌之中央。茗杯乃最著名之中國出產，茗壺爲老式銀製，茶葉則無可稱處。吾等正品茗間，大尉偕其二女，翩然入座。客見大尉來，皆興采百倍，爭先與之周旋，其長女布郎，愁雲幕面，若有重憂者。哲西則笑容可掬，頗受座客歡迎。大尉戲執男僕職，手足非常靈活。應接自然，毫不忙亂。衆大嘉之，而大尉亦揚揚自得。其目常注其病女布郎，若深憐其痛苦；而座客視之，直覺其可憎耳。哲西不諳賭博，乃與下座者談笑，或彈琴

唱歌，音調雖不合拍，惟以座客中，除東道外，無有明音樂者，故亦覺其洋洋動聽。

奏畢復入座。忽談及苦琴有一舅氏，在愛丁堡城一羊毛行爲夥友，苦琴急以咳嗽亂之，蓋恐爲哲西身旁之哲米孫夫人所聞。夫人，貴族也，使彼知苦琴之舅氏，乃一羊毛行之夥友，必以爲大失體面。而哲西仍不覺，復絮絮謂波耳女士曰：

：『吾叔爲雪蘭羊毛買辦，倘吾欲購之製衣，實易易耳。』苦琴急以奏樂斷其言，於是座客目光，全射在苦琴身上。苦琴所奏，較哲西爲佳，座客乃大鼓掌。

此時時辰鐘已鳴九下。座客或談笑，或玩牌，忽大尉詢衆賓有曾閱過壁克威克雜誌者否？苦琴常自負爲文人，見問，乃急答曰：『吾知之。』大尉續言曰：『女士視之以爲何如？』苦琴曰：『不若約翰孫博士所著者，以吾觀之，著作者乃一少年，倘彼能以約翰孫博士爲模範者，結果誠不可限量。』大尉不待苦琴言畢，卽續言曰：『吾以爲未必。吾請讀其本月雜誌中一段，此雜誌昨日始到；諸君當尙未見及也。』大尉讀畢，滿座鼓掌稱讚。苦琴強作鎮靜，不發一言。使



予往書房，取約翰孫博士所著之拉數拉雜誌。予爲取得後，苦琴乃謂衆賓曰：『吾請亦讀一段，是非優劣，自有諸君公判。』乃大聲朗讀，讀畢。復謂衆曰：『以予觀察所得，約翰孫博士，乃擅於虛構之著作。譯君以爲何如？』大尉絀口不言，惟以食指擊桌不已。苦琴復言曰：『約翰孫博士之著作，乃初學之最好模範，吾初學作書時，吾父以告我，吾受其益，良非淺鮮；諒大尉當亦以爲然也。』大尉曰：『以尊大人之高明，乃稱贊此無價值之著作，吾竊爲之不取。』苦琴聞言大慍。大尉頗悔失言，乃行近苦琴座旁，意欲與之談論他事，以解其怒，而苦琴仍恨恨然，竟不理之。大尉與苦琴之罅隙，蓋由斯起矣。

## 第二章

來柯侖福者，脫不知其風俗習慣，即欲作一日之勾留，亦非易事，故予一到日間，即隨處細察其人情風俗，於大尉一家，尤識之諗，大尉之貧苦儉約，固盡人而

知，不待予言。而大尉之仁慈博愛，則知之者甚鮮。其行慈善事業，若不自知者，野史軼聞，多紀其事。惜予不學，不能盡讀此類書。然城中婦女，終日無事相聚，即以其軼事，爲談助之資。一日，予等復聚談，一女友告予等曰：『前星期日，大尉由禮拜堂中出，遇一老嫗，由羊肉館出。負羊肩，蹣蹣而行，狀至狼狽。大尉乃前爲負之，送至其家，是晚即餐於嫗家。』吾等頗以彼之竟就餐於此素昧平生之老嫗家爲怪。念大尉翌日，必來向吾人解釋，而竟不來，吾人乃復揣想，大尉或因羞慚，不欲來與吾人相見，亦未可知。旣而又思，其心固正直清白，吾人未免責人過甚，脫彼來時，吾人當以好言相慰。正談論間，大尉昂然而入，神態自如，舉止言動，一若平常，毫無羞赧之狀。星期日之事，一若早已置之九霄雲外者。

波耳與哲西交情頗密，予每過波耳家。見大尉家人同在波耳家者，輒較在余友苦琴家者爲多。苦琴自大尉謂約翰孫博士爲怪誕小說家後，與大尉感情日惡

，落落不相容，故哲西日惟在波耳家盤桓。布郎似爲憂鬱所攻，怒容不展，有時狂躁至不可耐，時且任意肆罵，哲西皆隱忍受之。有時喃喃自言曰：「吾何一愚至此，自奉儉約，以供他人揮霍耶？」滔滔不絕，語傷其父及一妹，大尉及哲西皆置之若不聞，就予所見，哲西殊非奢侈輩，其在家所穿之衣，與常人亦同。大尉之節儉，更爲人人所知，在家所衣之服，乃檻襖不堪之軍服。有時且執女傭事，蓋彼深知其長女之瘋病，頗苦其女僕也。

大尉自與苦琴不和後，時欲言歸於好。聞苦琴惡鐵錘不佳，乃親製一木錘餽之，苦琴受之，惟冷然謝之，而不感其誠意。大尉去後，即使予擲入柴堆中。蓋其意以爲，反對約翰孫博士之大尉，所造之木錘，亦與鐵錘之同不適人意耳。此等事，皆予離此赴杜灤布村以前，所聞見者也。予雖離此城，而常與城中人通信，因是，予於城中事，知之甚審。苦琴與予一信云，哲米孫夫人嘗來其家，談及渠昨日得一消息云，其夫之老友莫尼福爾親王，來柯倫福視大尉。親王在戰地

遇險，得大尉之救，始慶更生，因之與大尉相識。此次來柯命福，蓋感大尉恩來視之。苦琴並曰：『哲米孫夫人，告彼大尉如招待此貴客親王，寓天使旅館，而就餐於大尉家，蓋所以恩眷大尉也。』吾僅聞大尉之次女，哲西，購一羊蹄，除此之外，未聞有他種籌備，以招待此貴客。或者彼輩以精神相待，不拘於形迹，亦未可知。惟以吾意度之，大尉當係受經濟困難，未得大享貴客，然有此貴客賁臨，閭閻已增光不少。雖糲飯蔬羹，亦覺滋味倍常，可與山珍海錯，並駕齊驅，大尉之心，樂可知矣。予同日接波耳瑪第二信，均言及此事。惟瑪第信內所云，與其姊大不相同。苦琴信內曾云親王如何禮視城中人，而瑪第則云除大尉一家，及哲米孫夫人外，無人得近親王之左右者。二者相較，予覺瑪第所言，似近真確也。

予第三次往柯命福城，乃在夏日，城中景物一切依然，一與予前次來此者同，既無婚嫁，亦無生沒。各人之寓宅衣飾，仍如舊觀。其最大改變，乃予友苦

琴客廳內，忽新鋪一地氈。而因此地氈，予與瑪第，乃大忙碌。蓋當日光由窗間射入，照在地氈上時，予與瑪第即用報紙蓋之。日光一移，報紙之位置亦隨之而移，蓋恐日光毀地氈色也。每逢苦琴宴客，予與瑪第更用報紙，滿蓋地氈，蓋恐爲賓客所踐污也。

大尉與苦琴之失感，全由文學辯論而起。蓋一則尊約翰孫博士之學說，一則尊卜士之學說。意見各趨於極端，往往爭吵乃繼之而起。而苦琴又青年好勝，每不能自制，輒在大尉前誇約翰孫博士之學說，大尉則以手擊桌，鬱笑不答，苦琴乃大怒其輕藐無禮，恨之刺骨。然有時見大尉衰老貧困，衣服襤褸，則又由恨而憫，由憫而敬之。二人所以不至決裂者，蓋以此也。大尉雖老年貧困，而處之泰然；苟不聞其長女之狀者，則終日洩洩如也；不知憂慮爲何物。布郎病勢日重，一日予等往視之，布郎告予等曰：『吾病無藥無醫，勢必不起，惟有聽天由命而已！』予等百計安慰之。予等出後，瑪第告予曰：『布郎之病，城中名醫，均

已召盡。布郎一言，諸物莫不應命而至。大尉與哲西，凡事莫不屈就，以體其意。哲西尤爲可敬，布郎狂罵時，則吞聲下氣受之，調護湯藥，徹夜不得就寢。破曉又須侍奉大尉，進早餐，斂紛鬢亂，兩腮作玫瑰色，目灼灼然，仍如平日活潑可敬，亦復可愛，而布郎尙不滿意，誠太不近情理。」予聞之，點首不絕。

翌日，予復往視布郎。見哲西玉容消瘦，弱不勝衣。告予其姊病狀，並其家窘况，嗚咽不能成聲，汨淚，幾欲奪眶而出。少須，乃強自抑制，雜以他語。予乃問曰：「君家經濟既如此困難，尊翁乃莫尼福爾親王救命恩人，何不求助於彼？」哲西答曰：「吾父不特未嘗向親王道及貧狀，且處處遮飾，吾亦莫解其故。」

親王安能窺及吾家窘狀。前二年冬日，尙時餓所獵之獸，今親王已放洋，即此微物，亦不得見矣。」予聞之，鼻爲之酸；不能復坐，乃興辭而出。

柯侖福城風俗，凡竹頭木屑，皆寶若珍貴；玫瑰葉，香草花常用以爲禮物。

凡他方所棄置之物，柯侖福城人，莫不視若重寶。他方之人，所不屑爲者，柯侖

福城人爲之，毫不爲恥。故苦琴以一束香草花，餽布郎，爲薰病室之用。翌早，大尉即來道謝，此次大尉已衰頹不堪，不若昔時風采。音吐低微，目眶暗淡，面上縐紋縷縷，望之與從前判若兩人。吾等問及布郎病狀，則歛歔不能答；旋即起立，匆匆握手而別。午後予等正閒談間，忽見街前人羣擁一人，面皆現驚駭之色，若聽可怖之新聞者。苦琴乃急令女僕曾利往探。曾利回時，面容慘白，喘息不休，大呼曰：『主人！……大尉布郎被……火車壓死！』苦琴聞之，眼淚奪眶而出。蓋吾人平日，均感大尉之仁慈博愛，曾利復斷斷續續告予等詳情，而音調模糊，不易辨聽。瑪第急不可待，乃疾趨入街，往曳告此新聞者入。口中喃喃自語曰：『惟望此消息不確。』二人入廳時，予等見瑪第所偕入者，乃一車夫。其泥濘之足，踏地甃上，此時亦無人計及；惟促其速言。車夫之言曰：『此事實確吾親眼見之。』言至此，震抖不已。半晌乃續言曰：『吾過候車室時，見大尉在室內候車，手執一書閱之，津津有味。忽轉首見一小孩，手執一樹枝

，正跨過鐵道，以授其姊。此時火車之笛，已嗚嗚由遠而近。大尉見此，以爲倘不赴救，此兒必無生理。乃奮然躡身躍下，往抱此孩，不意當擲此孩與其姊時，立足不住，仆於鐵軌之上；正思掙扎起立，而無情之火車，乃適於此時到此，跨其身而過。此小孩僅受微傷，而不幸之大尉已成齋粉矣。嗚呼慘哉！然彼苟知此孩得救，九泉之下當可稍慰矣。望上帝佑此可敬可愛之大尉！」言至此，已不成聲。瞬復繼言曰：『是時旁觀中，已有人奔告其女，想此時其家族當已知之。』言畢，俯其首，而汪汪之淚，已點滴而下矣。予竊視苦琴，已不能自支，以目示予開前窗。又轉向瑪第曰：『爲吾取帽來，吾將往視彼二女，天帝宥我，苟我平日曾以言語侮我可敬可愛之大尉者。』言時，即向外趨出，回首謂瑪第曰：『以一杯酒，飲此車夫。』車夫飲畢，即亦道謝而別。予與瑪第，乃圍爐輕談此事。無何，苦琴回矣，惟鐵不作一語，予等亦不敢絮絮問。苦琴謂予等曰：『哲西已昏迷不省人事，吾與波耳極力施救，半胸始甦。』哲西一張目，即



求吾等一人，往視其姊。並謂吾等曰：『何維先生，曾言布郎病勢已不佳。

倘再令彼聞之，豈不更速其死。望苦波二姊，爲籌一法，如何告知吾姊？』並望

二姊收淚，否則爲吾姊見之，必啓其疑。適聞噩耗到時，吾姊尙熟睡，此時或尙

未醒，倘吾姊知之，不特痛悼吾父，且必念我悲狀，蓋吾姊愛吾甚也。』言畢，

目灼灼視吾二人，吾二人見此情景，不禁淚潸潸下。乃從哲西之議，以大尉因奉

公往調查鐵路告布郎。乃出，波耳謂吾曰：『聆哲西之言，更映以平日布郎待其

妹之情狀，雖鐵石心腸亦不能忍此一腔熱淚也。』波耳言畢，余即告別，留波耳

伴哲西。並聞哲米孫夫人，亦至哲西宅往視彼姊妹。此皆出事之晚，予等所聞

者也。是晚，非常悲慘。翌日，此事已遍載各新聞報矣。苦琴購得一份，因

患目疾，乃令予讀之。讀畢，苦琴頻搖其首，大嘆。大尉之屍，已由車站移入

教堂，預備入殮；哲西決意親往送葬。苦琴波耳，力勸之，皆不能移其意。苦

琴無已，乃決偕其同去；苦琴雖雅不願此，而哲西固執前議，意欲一人到墳前，放

聲大哭，方足以罄其哀痛者。苦琴亦祇得屈從之，與之同往。午後，苦琴令僕人往市黑紗一碼，以緣其帽邊。製畢，即戴之。以目注子等，意欲子等評其優劣者。子心滋感，無意及此。苦琴即整束，偕哲西往送葬，脫苦琴在，哲西或不至哀傷過度。子與瑪第，波耳，乃往伴布郎。而布郎狂言怒罵，絮絮不休，使子等甚不耐煩。子默想，子等尙感受無限苦楚，哲西不知哀毀又至如何地步。俄而哲西回矣。色頗沉靜，除其喪服畢。乃趨入，與子等握手。其纖弱可憐之狀，令人視之，不禁涕淚奪眶而出。子等乃決以波耳留此伴哲西，子與瑪第先回，次早再來。並勸哲西勿過悲傷，稍爲安睡。言畢乃別。次日，早餐時，苦琴囑瑪第在家，早餐草草進畢，即偕子赴哲西家，助哲西看護布郎。乃子等入布郎室時，不覺手足震抖，唇齒相打不絕，蓋布郎已奄奄欲絕，哲西涕零告子等曰：『數年前，吾家固一團團圓圓之家庭也，自先母見背，慈父棄世，而今吾姊又將拋我而去矣，孤苦零仃，世間不幸之人，無逾我者矣。』子聞之，淚幾欲奪。

眶出，乃強自抑制，蓋恐重傷哲西心也。布郎微知其妹在側，惟不知予等，予等立圍籬之後。哲西跪其姊牀前，以面就妻姊，接最後之吻。布郎呻吟曰：

『哲西，哲西，吾深悔以前之自私，上帝赦我，使爾受吾委屈，吾雖愛爾，而仍不忘吾自身，上帝赦我。』少停，復發其微聲，而呼曰：『吾父，吾親愛之父，何處去矣。何棄我之甚，吾今知悔矣。永不怨吾父，望吾父赦吾以前不孝之罪。』

哲西速告吾父。吾甚欲一見其面，求其赦我。父必不知我之愛吾父，苟吾得告之，吾死目瞑矣。吾父一生如何困苦，吾乃未曾略承其歡，反觸其怒，吾罪大矣。』哲西接言曰：『姊乎，吾親愛之姊乎，倘此時告爾，吾父知爾愛彼，及爾知吾父困苦之狀。爾當聽聞，但……』言至此，已不能成聲，乃強勉讀言曰：『但父親已先姊而去矣，此時不知吾姊之愛矣。』哲西言畢，布郎色忽變，微細之聲，尚由其兩唇間發出：『一父親，一母親，一哲西，爾將孤孤單單，留在世上矣。』哲西聞此數語，不能發一言，而兩頰淚已如雨下。緊握其姊之兩手，終不

能作一聲。一剎那間，布郎已手足不動，素此困憊之世而去矣。

布郎葬後，苦琴乃勸哲西來其家同居。其屋每年可租二十磅，加以器具售出，所得之款之利息，仍不足以給其衣食。於是予等乃爲哲西籌生活之計。哲西告予等謂，彼能縫紉，善於看護，並能管理家庭。苦琴乃抗聲答曰：『此豈堂堂大尉之女所爲者耶？吾人當爲爾別籌善策，何急急爲。』乃縱談他事，漸及往日情事。予聆之，津津有味。忽苦琴在予二人後，大呼。余與瑪大駭。苦琴平日素反對大呼驚人，蓋最易損人消化力，今日此舉，予頗以爲怪。又見苦琴跳躍，不出一言，予益大奇，苦琴忽對哲西曰：『吾頃間大駭，蓋一客來謁。此人與爾曾有一面之緣。』哲西聞之，色忽慘淡，頃又漲紅。目灼灼，注苦琴，苦琴續言曰：『哲西，有人欲見爾，爾願見之否？』哲西遲疑曰：『有其事乎？』苦琴乃授哲西一名刺曰：『哲西，此其名刺也。』哲西舉首，目注其名刺時，苦琴頻以目示予，予不知所謂，苦琴又問哲西曰：『可延之入否？』哲西曰：『自可延入

。其意若謂，君乃此屋主人，客自可由君延入。言畢，復低首，從事編織。

苦琴乃搖鈴召僕，延客入。客名戈登，乃陸軍少佐。年約四十左右，與哲西握手。而哲西低首，目注地上，不作一言，苦琴欲偕予出，赴儲藏室，助其收拾舊物。·哲西以手攝予衣，并示予以目，意不欲予出。而予雅不違欲苦琴意，遂偕苦琴出室，出室後，苦琴竟不向儲藏室，而邀予入飯廳，苦琴告予曰：『戈登昔曾與大尉同在軍中，與哲西交密，是時哲西方二九年華，娉婷豔麗。少佐已有愛慕心，而哲西則落落不相合。少佐擁有巨資，曾一度求婚，竟被哲西拒絕。少佐大失望，默想哲西雖豔如桃李，而冷若冰霜，宇宙之大，好女子豈僅彼美一人，吾何不達至此。乃負氣放洋，游歷東方，回國時，在羅馬城閱報，知大尉已死，不禁又牽起舊日情懷，一線情絲，固未斷也。』苦琴言至此，瑪第忽狂奔而入，面露驚駭之色，告予等曰：『客廳內有一人，以兩手抱哲西腰。』苦琴怒叱之曰：『此何足怪，往作乃事，勿絮絮爲。』瑪第悻悻然出，逾數日，予即離此城，時聞戈登

少佐，在柯侖福城中，大受婦女歡迎。苦琴，波耳，瑪第常與之往來。數年後，予復往視苦琴，覺苦琴較前老弱多矣。苦琴謂予曰，吾性情大變，恐將不久於人世。予唯唯，旋即以事離城，不久即得苦琴死耗。不知此次乃與苦琴最後之相見也。

### 第三章

苦琴死後，予思當與柯侖福城，永絕蹤跡。至多不過魚雁往來，互相通問耳。忽一日，得波耳書，邀予往柯侖福城，作數日盤桓。越兩日，瑪第亦來一函，請予謁波耳後，即來其家。書中並言曰：『吾固知吾姊死後，君之蹤跡必絕，然以君之仁愛，或不過拒。』情詞婉轉，予不忍拂其意，遂許之。予抵柯侖福之次日，即往視瑪第。默念苦琴死後，頓改前觀，人亡物在，曷勝今昔之感。思至此，覺甚可怖，頗不欲此種現象，入予眼簾。然以瑪第故，亦惟勉強而往。瑪第一見予，即哽咽，予盡力勸慰，并嘉獎其姊之懿德，以爲可以稍慰其心。

詎予一言，瑪第頻搖其首，淚湧湧出。以巾掩面，放聲大哭。予握其手曰：『瑪第。』瑪第忽舍其巾，謂予曰：『吾親愛之友乎！吾願君以後，不復呼吾瑪第，吾姊生時，不欲吾有此名。顧吾常違其意，今吾姊棄吾而逝矣。雖追悔亦莫及，望君呼吾麥持達。予諾之，乃盡力避呼其名，而瑪第之名，予已呼慣，忽而改稱，頗不易易。一時尙能勉強支持，久之，不免時時吐露而出。予此次來頗寂寞。蓋以前游戲消遣事，皆苦琴爲首，今苦琴一死，城中無一繼其後者。

哲米孫夫人復懶於交際，並寵其老僕。老僕不告之，當開宴會者，彼即置之度外。且予又不常閱書報，故頗覺寂寞，終日鬱悶，惟以針黹自遣。駒光荏苒，予往麥持達家之時至矣。予到麥持達家，見百物俱已陳設完備，予舍行裝時，麥持達前後奔馳，忽而移物，忽而攪其爐火，若有不勝其忙碌者。予見之，頗不忍。麥持達問予曰：『君覺舒適否？吾不知吾姊如何款待君，吾當不及吾姊。吾姊且善教導僕役，一星期即可使之調遣如意。而今樊尼已隨吾四月，而愚鈍如初

。」樊尼在旁，聞之頗不樂。乃喋喋告予曰：『吾晚間往儲藏室取物，見一人疾趨入廚房；又有一次，主人令吾開時辰鐘，復見一少年，匿在廚房門後。』余見麥持達面有怒容，乃曰，『此或係燭光射在鐘上，現此幻影耳。屋門嚴扃，何來少年，勿聽黃爾言。』而樊尼愚甚，仍滔滔不絕。予亦無心聽之。麥持達大怒，拍案言曰：『爾見有人，何不呼捕，乃爲客言之，吾不能容爾，速離吾家。』樊尼恨恨而去，樊尼去後，麥持達復雇一新僕，新僕乃一碩大之村女，生長農家，粗莽中寓誠實，予頗稱許，乃勸麥持達雇之。麥持達一切治家法度，一與苦琴生時同。除宴會外，未嘗飲酒。殘餘之物，則施與窮苦者。宴會所餘之酒，苦琴生時常貯而藏之，留爲下次宴會之用。此類習慣，苦琴雖死，麥持達仍遵守不移。麥持達懦弱寡斷，且乏鑑別力，諸事不問善惡，惟知循苦琴舊法。故樊尼欺其懦弱，敢玩之於掌握之中。予乃決留麥持達家，以觀新僕馬責，果爲何如人，苟可信託者，予即告以其主人柔弱，諸事宜盡力輔助，勿以小故，致主僕失感。



也。馬責來後，一星期，麥持達忽接其表兄來函，予與麥持達皆大駭。蓋其表兄曾欽少佐，居印度二三十年，此次竟攜眷隨軍隊回國。少佐信內云，彼攜家回蘇格蘭，道經柯倫福，欲在是城小作勾留。倘麥持達家無餘屋，則暫居旅館，亦無不可，惟望得與麥持達有終日之盤桓，於願斯足。麥持達謂予曰：『彼既已來，全城又皆知吾姊屋空無人，自當延之來家。』予默窺麥持達之意，似不欲其表兄之來，一若希望其永居印度，不復憶及渠者。麥持達復問予曰：『吾不知究如何佈置，以接待來客，拖鞋也，剃刀也，牙刷也，用否備全，倘吾姊在，當能佈置井然，不必吾顧慮。』予曰：『此等物，少佐或已隨帶，可以無慮。』予並教馬責待宴之禮節，少佐及其夫人，態度非常沉靜。夜餐時，予恐少佐夫人，笑馬責不諳禮節。乃命馬責曰：『送菜先自女賓始，再及男賓。是日，馬責服侍，幸尙未失禮。惟於送菜至少佐時，少佐未即取，馬責竟以手促之，予等頗引以爲憾耳。少佐及其夫人，羸弱如東亞人，攜來二僕，一男一女，男僕侍少佐，

女僕則侍其夫人。二僕皆印度土人，予等初見其頭戴白巾，容色深黑，甚爲駭怪。麥持達驚駭尤甚，手足皆顫動，此次宴會頗稱盛事，幾轟動全城。事後予與麥持達常以爲閒談之資。

一日，波耳謂予曰：「吾有一兄，名多馬斯何伯魯，居離柯侖福四五里之烏利村中，家道小康，農家生活，揚揚自足，未嘗妄冀非分，對於一切家庭改革，皆極力反對。屋門夏日則洞開，冬日則嚴扃。無電燈，亦無門役。治家極其儉約，爲人謙遜，且精土語。談話間，往往雜以土語，出言聲如洪鐘。常對人曰：『人既無病，何低其聲爲。』讀書雖不及布郎大尉之引人入勝，亦臺娓娓動聽。曾向麥持達作一度之求婚，竟被拒絕。予急問曰：『多馬斯何伯魯，爲人如此充爽，麥持達何故拒婚？』波耳曰：『吾亦不得而知，惟聞其父乃姊，皆以吾兄門第稍低，不足匹偶，反對甚力。』予曰『苦琴或不至奪其妹所愛之意。』波耳曰：『否，彼等以麥持達乃牧師之女，且與名人彼得亞萊，有葭莩親，豈願以金

枝玉葉，下嫁農民。此皆吾推測之詞，其他則非吾所知。」予又問曰：「此後彼二人，曾晤面否？」波耳曰：「以吾度之，當未曾相見。蓋吾兄雖居柯命福，及密哲頓兩城之間，住密哲頓常鞍柯命福之時多，來柯命福城，一年之中，至多不過一二次耳。有一次，吾與麥持達攜手同在街中散步，忽麥持達奪予手，奔入施愛而巷內，不數秒鐘，吾即見吾兄迎面而來。」復問曰：「多馬斯何伯魯，年幾何矣？」波耳曰：「以吾度之，今當在七十左右矣。」逾數日，予與麥持達在綢緞店內，購領巾，正抽選間，忽一長而且瘦之老人，亦入店購手囊。衣藍色之衣，鈕爲黃銅所製，着褐色袴。入店後，即以手敲櫃不絕。待店夥來應接後始止。此時麥持達，正與店夥議價。見此老人入，頓止。予見此情形，即知此老非他，乃三十年前麥持達之情人，多馬斯何伯魯也。多馬斯何伯魯見麥持達在此，急向前與之握手曰：「麥持達別來無恙乎？」麥持達微微應之。多馬斯何伯魯與予等談，手囊亦棄而不購。麥持達領巾，亦因價不合未購。乃相將

出店。多馬斯何伯魯，送予等至家。臨別時，復向麥持達道珍重。而麥持達竟置之不理，直奔入室。殆次日早餐時見之，則見淚行滿面矣。

#### 第四章

數日後，予等得何伯魯請帖，招予等赴其家，作一日暢宴。並告予等，已邀得其妹波耳。予本思麥持達見此信，當躍然狂喜。乃麥持達堅不願去，竟出乎意料外。予與波耳，苦勸半日，始首肯。予乃代之覆何伯魯曰：『辱承雅召，當如命趨府奉陪。』次日麥持達曳予出，購帽三頂，以備赴宴之用。歸後，麥持達一人獨坐沉思，若揣念次日，赴烏利村之情景者。予此時亦默然自念，倘麥持達次日臨其舊情人之地，不知作何感想。而麥持達固未夢到，予知其衷情也。

烏利村相距頗不遠，予等次日以車往，而長途跋涉，良覺困頓。車行近烏利村時，麥持達頻從車內向窗外眺望。此時鄉景肅靜無聲，煞是田家風味，四周皆田園，村旁有一老式花園。園中萬卉爭麗，芬芳撲鼻。予等抵園門，即舍車徐步

。循一長直小徑，行入。何伯魯已聞聲率僕來迎，貌極謙遜，引予等登樓。

波耳及麥持達入臥室小憩，予則請遊園，何伯魯欣然諾，乃導予往觀。先示予其所蓄之二十六牛，并告予彼以二十六字母名之。途間，予二人談論莎士比亞，及戈哲詩詞，津津有味，幾忘路之遠近，適過庖間，予見午餐已將近。轉首復見餐室，空氣極閉塞，陳列亦不佳，何伯魯告予謂，彼常於此發僕役備資，因常戲名此室爲賬房。餐室之旁，各室滿陳書籍，檯上壁間，幾無容隙。開窗一望，全園風景，盡入眼簾。何伯魯對此，似甚自得。所藏之書，或詩詞，或傳記，皆擇其所好者而藏之，不盡是名家大作也。何伯魯謂予曰：『吾輩農夫，固不在書中求生活，而怡情悅性，亦不能不領略。』語至此，麥持達忽突然而入曰：『此屋誠佳。』何伯魯曰：『以予觀之，婦女當不喜此空氣閉塞之室。而吾則頗以爲自得。』餐時予等乃齊入餐室，何伯魯先向予等道歉，謂其宴席之式陳腐。言畢，復笑向麥持達曰：『君愛新式否？』麥持達曰：『否』，何伯魯曰：『吾亦

不愛新式，吾祇知循吾父舊法，每餐必不離牛肉羹，餐前先進點心少許，然後再進牛肉羹耳。何伯魯言至此，僕人已捧鴨及青豆至，予等見之，各面面相覷，蓋每客僅有銅叉兩把，不知何以取青豆，麥持達則用銅叉，一粒一次，送入口中。

波耳則目睜睜，注此美味之青豆，不能嘗之，蓋用叉取豆，大非易事。甫及唇際，即落桌上。而主人則自用其大刀，送入口內，予等目注之，何伯魯饜饕甚毫，不注意予等。餐畢，僕以煙袋痰盂進。何伯魯對予等曰：『君等倘不喜吸煙，請先至他室一坐，吾當即來相陪。』乃以煙袋遞與麥持達，何伯魯此類行爲，乃其少年時所以敬禮婦女者。予竊以爲何伯魯此時行之，似有未合，且麥持達之姊，曾戒其勿吸煙。而麥持達固不甚願。然亦不欲強違主人意，乃勉接之。予遂退入第二室。坐定後，麥持達謂予等曰：『今日誠可稱盛會。』波耳則環視屋之四周曰：『吾兄書何其多耶？惜已爲塵土被滿耳，否則殊壯觀瞻。』麥持達接言曰：『以吾觀之，此室絕類約翰孫博士之書室。令兄誠多學之士也。』

波耳曰：『然吾兄實一大文豪，惟其性愚頑，常喜獨居。吾則頗以爲不然。』  
麥持達曰：『波姊未免責人太甚，以予所見，愚頑尙未必，怪僻或難免，蓋至聰明之人，其言動行爲，在常人眼中觀之，未有不詭爲怪僻者也。』  
何伯魯適於此時入，請予等往園內散步，波、麥二人恐園中濁濕沾污其衣，避不往。予乃復與何伯魯二人，同至花園。何伯魯昂然大步，若不知予在後者，煙斗中之煙已熄，亦不覺，兩手背後，僵僵其身，前予而行，口中大聲吟詩，抑揚莫不中節，予在後一人獨行，頗乏興趣。乃故意大呼怪哉是人，以驚之。何伯魯聞呼，張皇四顧。

瞥見予，以手指予曰：『呼怪哉是人者，君耶？吾詩與正濃，何爲擾我者？』  
吾初次見此詩時，卽非常愛悅，適道旁無馬。乃步行至相距七里之布勒雷鎮，購得之。』言至此，少頓，復謂予曰：『請君告吾三月槐樹係何色？』予聞此言，默念此念癩耶？正遲疑問，何伯魯又問曰：『速告吾，三月槐樹枝，果係何色？』  
予低聲答曰：『先生，吾誠不知。』  
何伯魯曰：『吾亦知君不知。微此小

詩家告我者，即吾亦不知。蓋其詩云，「黑如三月槐樹枝」，吾固老於鄉間者，此小物乃不之知，不令人羞煞耶？」言畢，復轉身前行，吟哦如初。予等回室時，乃請何伯魯重吟頃間所吟之詩。波耳在旁，極力從惠之，予察其意，似欲顯其兄之長於吟詩於余輩前者。蓋其平日，常於余輩誦誇其兄吟詩之工也。麥持達亦深然此議，惟何伯魯吟詩不及五分鐘，麥持達已沉沉入黑甜鄉矣。直至何伯魯讀畢，始驚覺，口中勉強支吾曰：「此詩誠豔麗無比，詞氣頗類吾姊生時所誦約翰孫博士所作者，但吾已忘其名。」轉首問予曰：「吾友，君知其名否？」予曰：「君所謂係何詩？詩中所云何事？」麥持達曰：「吾已并其名而忘之，安知其事者。但吾僅知爲約翰孫博士所作，詩詞妖豔，與何伯魯先生頃所誦者，絕相類。」何伯魯接言曰：「吾亦不知約翰孫博士之詩，蓋吾未曾十分領會，但吾終必研究之。」談話間，時已不早，予等乃與辭而返，何伯魯送予出，且曰：「吾改日當趨訪。」言畢，握手而別，車行時，麥持達頻回首望何伯魯老式之屋，容色



非常愉快。迨視線不及，始默坐不動。其顏頓呈憂悶之色，蓋恐馬責或破誓，乘其主外出，引其情人來家也。予等抵家時，馬責扶予等下車，形色自然，毫無張皇愧赧之色，麥持達心始安。馬責侍其主人，頗能盡心，見其主人衣薄衣，進曰：『主人何夜深出外，衣此薄衣。此衣直與洋紗無異，在吾主之年，當自珍重。』麥持達滋不悅曰：『爾知吾年幾何，乃敢言吾年事。』馬責曰：『以僕思之，吾主當近六十矣。』麥持達曰：『吾年尙不及五十二歲耳。』語時容色忽轉暗淡，蓋麥持達經此日之所歷，復被馬責提其年事，其少年事蹟，皆躍躍現其眼前。回首往事，曷勝悲感，然未曾畧以告人，予等亦默無一言。次日，何伯魯來，問予等昨日歸途安否？予等答之曰：『均安。』何伯魯忽俯其首，以手加諸膝上，默默沉思半晌。突躍起曰：『吾一二星期後，將有巴黎之行，君等有所事否？』予等同聲曰：『君往巴黎耶？』何伯魯曰：『然，吾未曾歷彼邦，急欲一往，倘不急往，吾恐以後將無機會矣。故秋穫一畢，吾即起程。』予等因驚

訝亦忘有何事委托之。何伯魯入室時，忽返曰：『吾幾忘却一事。』言際以手向衣袋中，取紙一束，授麥持達曰：『此君昨在吾家所極贊賞之詩也。』麥持達，願爾珍重。』言畢，向予等作辭而別。何伯魯去後，麥持達謂予曰：『吾甚願何伯魯，不往巴黎。蓋巴黎人，習慣皆以小蛙爲食品。吾恐此種食物，必不適於年近七十之何伯魯。』巴黎之行，何伯魯當無善果。』數日後，予以事即離此城。

諄囑馬責曰：『爾須小心服侍爾主，苟見爾主一有不適，即以函告我。』馬責諾，予行後，時時得馬責信，述其主狀態。一日，將近十一月，予忽得馬責信云：其主現狀，頗爲狼狽，食量大減。予閱後，甚爲鬱鬱。雖馬責未言欲予往，予即決然束裝就道，予抵麥持達家時，見麥持達病態沉重。予極力安慰之後，即出至廚房。私問馬責曰：『爾主病從何時起？』馬責曰：『大約在半閱月以前，某星期二日，波耳姑娘來見吾主去後，吾主即覺不適。吾以爲小有不適，安睡一夜，當可復原，詎知病勢日重一日。故吾不得已始作函告夫人。』予曰：『善

，倘汝主聞其僕如此忠，其心當可稍慰。馬責，爾在此滿意否？」馬責曰：「然，吾主爲人極仁慈。且食宿豐適，吾之工作，皆吾所覺爲易者。但：」予曰：「馬責更何所不適？」馬責曰：「但吾主不許吾情人來此，村中少年，愛吾者甚多。吾以後當誓不復備此等人家，奪我戀愛之自由。惟吾已對吾主人發誓，吾當遵守之。廂下如此黑暗，苟置一情人，固屬易易，然吾不爲也。上星期日，吾情人哲母侯恩來此。吾以不敢破吾前誓，故竟拒之。是晚吾竟暗泣一夜。」言際，日暈已紅，幾復失聲大哭，予極力安慰之。次日，予往謁波耳，波耳頗訝予突然其來。謂予曰：「吾適擬往麥持達家，君來良佳；吾當與君同往，告麥持達吾兄病狀。吾今日得其僕信云，吾兄將不久於人世。吾思吾兄之病，當由往巴黎而起。」其僕告吾曰：「吾兄現雖欲於花園中徐行一周亦所不能，日惟靜坐飯廳中，無所事事。亦不閱書，口中喃喃自語曰：『巴黎勝地，巴黎勝地，吾恐殺吾兄者，巴黎也。』」予曰：「麥持達知令兄病耗否？」波耳曰：「然，麥

持達未嘗若耶？吾於爾星期前，一聞此信，卽往告之。麥持達乃不爾告，誠一奇事。」予唯唯，不欲窮詰。至麥持達家時，予延波耳入麥持達之小客廳，就坐。晚餐時，馬責來請予二人下樓就食。因麥持達頭痛甚劇，不能與余等同飯。後予與波耳在客廳談話時，麥持達強勉下床，令馬責扶來客廳。面容怒愧參半。蓋麥持達午後，曾大罵其姊苦琴，此時頗自後悔。乃與予等言其姊，如何聰明，如何友愛。每赴宴必代其選擇衣飾，其姊與其母，如何救濟貧苦，教導村女，烹調縫紉。其姊如何與一公爵跳舞，如何趨謁貴族彼得亞萊，彼病時，其姊如何服侍，滔滔不絕。是晚，予等即以閒談消磨寒夜。次日，波耳來函，告予等，其兄多馬斯，何伯魯，已故。麥持達接信，默然不作一語。波耳頗怪予等之不哀悼，頗來麥持達家，窺察麥持達態度。而麥持達，終不作一語。波耳居數日，卽亦告別。麥持達人極沉默，從未與予提及何伯魯。數後日，麥持達忽命成衣匠製一帽，法哲米孫夫人之式。成衣匠曰：『哲米孫夫人所戴者，乃孀婦

帽，姑娘製此何爲。」麥持達曰：「吾不令爾製婦婦帽，惟令爾仿哲米孫夫人所戴者製一耳。」成衣匠無奈，唯唯而退。是夜，麥持達一人靜坐，若有所思。

俄忽起立，祈禱。禱畢，乃喚馬責入。告之曰：「馬責，爾年尙輕。」言

至此，頓止，若不知當續何言者。馬責曰：「然，吾今年方二十有一。吾主有

何訓者？」麥持達始續言曰：「爾將來終必嫁一少年，爾愛彼，彼亦愛爾，吾以

前曾不許爾有情人至。今思之，頗抑屈爾。以後倘爾有情人，即以告我，果爲

可敬重者。吾將許爾，一星期與相見一次。惟以我觀之，天下少年，大半皆薄

倖者。」麥持達以爲馬責必深然其言，不意馬責應聲曰：「吾有一情人，名哲母侯

恩，業木工，每日可獲九辨士。人極誠實，可敬重。倘主人欲視之者，吾當囑

彼明晚來。惟村中人讚哲母侯恩愛情之專者，幾於萬口同聲，主人一見，當亦嘉

許。」麥持達雖情場失意者，聞此亦不能無動於中。其所下之斷語，亦不敢自

信矣。

## 第五章

麥持達非常崇儉，晚間常不燃燭。冬日常在火爐旁，編織手工。亦不顧其目力之受傷。予常勸之，終不能移其意。一晚，麥持達正睡，予坐火爐旁織物，爐火太旺，喉間鼻孔，乾燥非常。予不能耐，乃決往呼醒麥持達，行近其牀側時，見麥持達似入惡夢。時或吐一二語，關於已亡之人者。予乃知麥持達必夢其少年時事。馬責此時，適以茗及燭入。麥持達驚醒，張皇四顧。若駭怪予等，非其所夢之人，容色暗淡，若不勝愁者。轉眼瞥見予，則又如其常狀，顧予一笑。予等進茗時，麥持達告予少年時所經之事。此舉乃引起其翻閱舊信之念。

。信中有秘不欲人知者，則毀之。此事麥持達早欲實行，惟以翻閱舊牘，不免引起物在人亡之感。故欲行而又止者再。是夜茗罷，即決然往。取回時，予覺有異香撲鼻。此種香味，麥持達之母所存之物，莫不有之。信牘中頗多係其母六七十年前之情書，麥持達解其束，因長嘆，乃請予助其檢閱。予與麥持

違約定，從同堆中，各取一信，讀之，當棄者，即付之一炬。予覺翻閱舊隨，乃一樂事。書中皆綿綿情話，頗足引人興趣。而麥持達則已雙淚橫流矣。予思麥持達當爲予燃第二枝燭，蓋予目力甚劣，加以信中字跡暗淡，不易辨認。詎知麥持達於淚眼繚糊中，猶未忘其儉德。第一堆信內，共有兩束。上有苦琴手書曰：『此乃吾父母在一七七四年七月結婚以前來往函札，二十封。』予度其父作此信時，當在二十七歲。麥持達告予，謂其母嫁時，年始二九。予於客廳中所見之遺像，英多雄偉。今見其所書之信，繚綿婉轉，如出二人之手。麥持達曰：此信可付之一炬，不毀之，吾死後亦無人爲之保存；乃一一擲入爐內。目灼灼注之，不轉瞬。屋內熱度與光線，乃大增。予亦目注不移。第二束亦苦琴手所手記，爲其祖父因生苦琴而與其母者。信中教之如何看護嬰兒。并云其祖母因手臂麻木不仁，未能執管作書。寄語其母，嬰兒之足，須格外衛護。雖夏日亦當以法蘭絨裹之。予讀之覺甚有趣，始而精愛，繼而成婚，不轉瞬間，已生

男育女矣。又見苦琴由壯而老，由老而死矣；心中不覺生無限之感觸。其後麥持達父母，在家相聚者數年，遂無往來函信，直至其父因所著宗教書刻裂，須往倫敦察，始復通信。其母與其父信多極詳細，告其父苦琴已能作女紅；暇時常以難題難其母，其母不能答，故作不聞；或令苦琴往取物以塞責。書中并云，麥持達容貌非常端麗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予讀至此，麥持達靦然向予一笑。笑畢，復繼以長嘆。予復繼續。信內告其父，城中窮苦者狀況，家中購貯藥材多件，以備不時之需，語極周密。宗教書付印後，其父由倫敦遣歸，遂不復通信，此時麥持達之祖母已故，其母復得一男。其祖父復作一信訓其母云，世界乃人之陷阱；凡百罪惡，乃誘人於死之魔鬼，吾未見死而無罪之人，倘得保首領以沒，已屬萬幸；今爾有一子，宜盡力教導之，勿使納於邪道，敗我家風。予等漸閱至苦琴之信，麥持達欲留不焚。謂予曰：『先母信中，常有別字，不知先母之懿德者見之，必有非議先母者。故吾焚之。諱親之道，固如此耳。吾姊尺牘，誠一佳作。』



讀之者當受益不淺。乃由予手中奪去，更燃一燭，大聲朗誦。誦畢，謂予曰：『吾未讀此信前，常欲知吾姊軼事而不可得，今竟爲我所知矣。吾記憶力所及者，今則事實整整，置予眼前，吾之宿願償矣。』予等費兩夜之時間，始告竣事。

- 麥持達父母，及其祖父母之信，皆簡短。
- 字行極密，信箋黃色，墨水則棕色。
- 郵票皆老式。

其母及其祖父母之信，皆蓋一紅色圖印，其父信，則蓋一徽章，以示鄭重。至苦琴信，則微近時尚，所書皆方箋，字跡極佳，并喜用長字。

苦琴有一長信，予已忘其日期，大約當在一八零五年，由泰安城其友家所發之家信也。函中言其友與衛總指揮善，據指揮言政府已預備一切抵抗拿波之進攻，泰安城恐將爲戰場。泰安城人民，已預備逃避，以禮拜堂警鐘一鳴爲號。昨晚吾正與吾友預備赴宴，似聞警鐘，乃狂奔而出。其實警鐘并未曾鳴，蓋心中狐疑，徒以自擾耳。

麥持達聞予讀至此，謂予曰：『吾友此事，吾今言之，猶覺戰慄。彼時此城中，亦風聲鶴唳，一夕數驚，吾夜間常從夢中驚醒，耳中似聞拿軍

已進城者。是時城中人，紛紛議逃匿之法。或主張匿入鹽礦，以礦內可以藏肉，不至餓餒，所慮者渴耳。吾父乃此城牧師，聞此乃發教諭，以鼓勵人民勇氣，協力禦敵。告彼等，拿波崙亦與常人無異，何懼爲。人心始稍定。麥持達之兄彼得，此時方負笈於路司伯萊城。亦有一信與其父，信中皆懺悔語。蓋彼得曾被人誘爲不軌，事後懊悔而作也。其書曰：『吾父乎，吾親愛之父乎！吾知過矣。吾誓必自新，吾父請勿念兒。兒無足念吾父念者。吾將盡力爲善矣。』

麥持達聞畢大哭，默默不發一言，授其書與予，轉瞬復取回，奔入其私室。口中喃喃曰：『彼等既引吾可憐之彼得入邪道，見彼得失足而不救，忍哉！彼得可憐哉彼得！』

## 第六章

彼得之入路司伯萊學校，皆其良友爲之計畫。蓋欲於是校，得一學位，以作入康孝立基大學之準備。惜彼得不務正道，喜作談諧，乃大失其友所望。麥持

達告予曰：『彼得爲吾母所鍾愛，吾父則愛吾姊。彼得離校回家後，吾父則不豫。復以無力延師，不得已乃自教之。一日，彼得在書齋中，竟能代吾父編字典，吾父乃大悅。彼得天資過人，本一好少年，平日極欽慕布郎大尉爲人。村中老者幼者，凡在其能力所能及者，莫不盡力扶助。鄰里頗有讚之者。惜其舊態仍不能改，其種種滑稽行爲，誠足令人捧腹。然吾雅不願告君，蓋一提及前事，徒使吾傷心，且亦大半忘却矣。惟有一次爲吾終身不能忘者。乃彼得竟敢戲謔吾父，彼得扮作行旅婦人，過是城者，來謁吾父。蓋吾父乃此城牧師也。欲一閱吾父所著之宗教書，吾父信以爲真，不特出宗教書以相示，且爲之錄法軍將攻此城以前所發教諭十二篇以與之。彼得事後謂吾曰：彼見吾父時，心志忑不已。惟恐爲吾父所察覺，鞭鞭隨其後，思至此，手足震抖不已。幸吾父低首抄錄，未之見，始克出險。翌日，吾父告彼得，日前來謁之婦人，文雅禮貌，頗足令人起敬。殊不知所謂可敬之婦人，即在其面前之彼得也。吾父言時，彼得頻頻點頭神

態自然，一若不知其事者。吾任旁見吾父竟爲彼得所欺，而不自知，殊覺可笑。

彼得誠可謂詭而虐者矣。」予曰：「此事苦琴知之否？」麥持達曰：「否，

倘吾姊知之者，其心碎矣。除吾外，無一人知之，蓋吾常求彼得告我也。然有

時彼得亦秘而不我告。」麥持達言至此，忽趨往開門，見門外無人，乃按鈴召馬

責。馬責入，麥持達曰：「吾欲爾往鄰村，購雞卵，吾將爲爾鑰門，爾一人獨往

，不恐怖乎？」馬責曰：「否，吾有哲母侯恩爲伴，當不恐怖。主人請勿慮。

」馬責出後，麥持達隨往，鑰門入室後，仍坐原處。謂予曰：「我等且熄此燭

，圍爐暢談。」予諾之。乃相與圍爐坐。麥持達續言曰：「一日，吾姊往戚

家，家中肅靜無聲，園中百合花盛開，大約此時當在春日。吾父戴平頂帽，持杖

出，視城中之病者。吾默念不知今日彼得，又將作何惡劇。彼得平日兄弟間，

甚友愛。惟常戲弄吾姊。吾姊頗非其不務進取，而作無謂之諧謔。彼得窺知

此意，大不悅。心恨吾姊，思有以中傷之。是日，吾見彼得入吾姊寢室，取吾

姊衣帽領巾，飾爲吾姊貌。又取一枕，衣以長白之衣。」麥持達言至此，頓止。謂予曰：『吾友，往視門已鎖否？吾不欲此事爲第二人聞之。』予往視，返告以門已嚴扃。麥持達始續言曰：『彼得以一枕，衣以長白之衣。飾作嬰兒，抱之沿園欄行。蓋欲使人恍惚中，即認爲吾姊也。此時吾父適由街頭，蹀蹀而來。見叢人紛奔近欄，若爭窺一物者。吾父先以爲彼等或因吾家園中蕊香百合，皆已盛開，故爭來飽眼福。心頗自豪。乃徐徐而行，默料彼等必爭來頌讚。詎行近欄杆，彼等竟不回頭。惟見萬頭擠動，爭向園內窺探。吾父擠入人羣，向內一望。不禁怒髮冲冠，目眦盡裂。謂觀者曰：『諸君請勿動，乃狂奔入花園，擒得彼得。立將衣帽領巾，撕爲片片。持其所抱之枕，向欄杆外人羣處一擲。以杖扑彼得於大庭廣衆前。老僕古萊爾告吾，當時彼得容色慘淡，鵠立若木偶。任吾父鞭撻。待吾父鞭畢，問吾父曰：「足乎？」吾不知吾父，彼時曾作何語。惟聞古萊爾云，彼得復向人叢，作一鞠躬禮，即轉身入內，此時

吾與吾母，正製蓮香花酒，毫不知彼得釀此大事。彼得入室時，氣概雄偉若成人，不若平日之孩子氣。向吾母曰：「母親，上帝福吾母。」言際，兩唇顫動，若欲言而又止者；吾母見狀，大訝，問何事。彼得不笑，亦不言，惟以兩臂抱吾母接吻，吻畢，即趨出；吾母呼之，已不及矣。吾與吾母皆莫明其故，吾母乃使吾往問吾父；吾見吾父，蹀蹀屋內，狀至不悅。謂吾曰：「告爾母，吾撻彼得矣，彼所應得者也。」吾不敢多問，即奔告吾母。吾母聞之，幾暈倒，蓋其心碎矣。少頃，吾母親自往問吾父，返告吾其顛末。吾乃與吾母同往彼得寢室尋之，竟不可得。吾父本深怒彼得，此時怒氣漸退，亦助吾等覓之。屋內及園中各處，遍尋不見蹤影。更遣僕各處尋訪，亦無所得。吾母始則發其低微之聲呼曰：「彼得，吾親愛之彼得，爾果何往，竟不我告。」至是其聲漸大，幾如洪鐘。蓋知適間接吻，乃留長別之紀念也。午後，吾母復向四處尋覓，往返不絕，吾父則枯坐室內，以兩手支頤默坐。往尋彼得之僕人返時，仍不得，吾父乃

微仰其首，令僕人再往他處尋覓。吾母仍東奔西馳，不稍自息。及暮，仍無消息。

吾父起執吾母手曰：「姆利，吾誠不料其如此。」言次，目注吾母慘白之容。

吾父素豁達者，今不禁淚潸潸下矣。吾母亦遙吾父手曰：「吾親愛之約翰，

吾輩且更往一尋。」吾父謂吾母曰：「吾已作書，召苦琴回。又作一信，問何

伯魯，彼得在其家否？蓋何伯魯人極和藹，彼得與之頗深密。此次彼得或逃往其

家，亦未可知。」而何伯魯已外出，亦不見彼得蹤跡。時已入夜。吾乃思爲吾父

母爇火，並令一僕往廚房煮茗，不料一剎那間，萬丈金蛇，蹩躓吾眼前，蓋吾已暈

倒矣。次日，吾甦時，吾姊已回，與吾母坐吾牀前。吾見彼二人情形，知彼得

仍無好消息。」麥持達言至此，余乃問曰：「彼得究何往者？」麥持達曰：「

彼得蓋往利威浦。此時利威浦正有戰事，人民缺乏，戰艦無人駕駛，彼得一到，

備受彼方人士歡迎。艦長即作一書與吾父，彼得亦有一函與吾母。此二信現尙

在，可取出一觀。」予等乃燃燭尋此二信，并有苦琴與彼得一信，亦取出。此

抵信，蓋寄往彼得差學友處，勸彼得回，而彼得并不在彼，此信原封送回；予等取出時，猶原封未拆也。麥持達乃拆開讀曰：『吾親愛之彼得，爾知爾去後，家中

之悲苦否？

父親默坐嘆息，日在愁城中。

老人縱有待爾過青處，原爲愛爾，

此心爾豈不知。爾其歸來，勿負氣，爾固聰明通達者，吾知爾必聽吾言，而翩然歸來，勿使堂上有倚閭之望也。』書中情詞婉轉，入情入理。倘彼得見之，

當亦不能無動於中也。至艦長之信，乃令麥持達父母，卽往利威浦與彼得相見，否則恐不及也。艦長之信，爲郵局耽誤。麥持達父母接信時，又遇柯倫福賽

馬，城內之馬均送往跑馬場應用。不得已乃改乘車。車行迂緩，抵利威浦時，戰艦已開拔矣。因懊喪而歸。麥持達復爲予讀彼得與其母信，情詞淒惋，不

忍卒讀。

函中言其新得之職，頗足自豪。

并欲於赴戰以前，得一見其母，麥

持達曰：『不幸吾母竟不得見彼得，傷哉。』予二人相對默然者數分鐘。予復問麥持達曰：『令堂不過彼得後復如何。』麥持達曰：『吾母卽由是大病，無重



觀健康之日矣。吾父與吾母相對，從未見有笑容，惟較從前溫和柔善多矣。常拍吾姊妹肩曰：「吾曾屈罵爾等否？」其對吾姊如此，固無足怪；蓋吾姊靈敏，易得吾父之歡心。而對吾亦如此慈善，則為從來所未有者。」言次，呼予曰：「吾友且熄此燭，我等更可暢談。」予諾之，麥特達續言曰：「吾母之死，實茲事有以致之。蓋吾母素羸弱，而苦惱襲其外，憂鬱攻其中，自不能支。然病中猶時時慰吾父曰：「彼得此去，安知非其畢生幸。彼得素敏捷勇敢，行見戰功纍纍，擢升艦長。異日凱旋歸來，軍服拜親，正吾二人娛樂晚景時也。」吾母雖於吾父前如是說法，不知胥地流幾許傷心淚也。吾與吾姊，在側常聞吾母作夢囈語曰：「彼得之戰艦，已渡地中海，越印度矣。」如是者一年，吾母即捨吾等而長逝矣。吾母死後，一日，吾等接彼得由印度寄來包裹一包。吾與吾姊拆視之，乃吾母生時所最愛之領巾也。嗚呼，吾母已不及見矣，此時尚未入殮。吾父在旁守一夜，堅執吾母之手不放。吾等思吾父見此，當必動其心。吾等攜入時

，吾父竟不之顧。吾等乃故意互讚領巾之佳，吾父始起而言曰：『此領巾當以葬爾母，亦以慰爾母於地下。』并謂予等曰：『爾母將嫁時，極愛此種領巾。而爾外祖母不之與，吾妻爾母後，方知之。今領巾有而爾母亡矣。嗚呼慘哉！』言畢歎歎不止。吾母死後，全城婦女皆來弔。蓋吾母平日，爲人至和藹，城中人無不親之者。吾姊哀毀殊甚，吾母殯日，吾姊謂吾彼將永不嫁，以養吾父；吾父時已老耄龍鍾，吾姊爲之抄錄書籍。時或代吾父行牧師事，彼所作，較吾母生時尤多，全城人皆交讚之。吾則惟盡吾力，以助吾姊，承吾父歡耳。』予復問曰：『彼得此後，曾歸家否？』麥持達曰：『然，彼得歸時，僅一監督，尙未升至艦長。吾父見彼得浪子回頭，頗加眷愛。行必與偕，城中人亦嘖嘖稱羨，吾姊笑謂吾曰，彼得一回，父親竟棄我如敝屣矣。然函札家務，仍皆先商諸吾姊而行。』予接問曰：『以後如何，』麥持達曰：『彼得不久，復入軍。未幾，吾父亦隨吾母於地下矣。吾與吾姊，零丁孤苦，形影相對，而家道亦由是中落。』

從前大厦廣宇，奴婢充陳。今則草屋三楹，女僕一人而已。」予復問曰：「彼

得若何？」麥持達曰：「此時印度復有大戰事，吾思彼得必葬身於槍林彈雨中。

吾常靜坐室中，假聞街中有彼得足音，惟足音輒愈覺愈遠，終未有彼得蹤影。」

麥持達言至此，忽聞呼門聲，謂予曰：「吾友，馬音歸矣。吾將往啟扉；因吾

慣於暗中行走，且吾亦欲稍換新鮮空氣。」於是即嫻嫻舉步出室，予乃燃燭以待

。予聞足音，問曰：「馬責歸來耶？」麥持達曰：「然，吾友，吾適聞一怪

聲，使吾覺甚不適。」予問曰：「在何處？」麥持達曰：「即在門前，其聲似

……」予接口曰：「似兩人談話耶？」麥持達曰：「否，——兩人接吻耳。」

## 第七章

次日，予與麥持達止從事針黹，時尙未及午，麥持達猶戴睡帽。馬責入報曰

：「有白地巴克女士來謁。主人願見之否？」麥持達點頭，乃急入內易其睡帽

。白地女士足音已橐橐上樓。麥持達於忙促間，竟忘將睡帽脫下。即將戴其

帽。予見之，不覺失聲笑，而麥持達茫然不自知也。幸白地女士不覺，否則將流爲笑柄矣。白地女士，乃柯侖福城教堂書記之女，與其姊曾備於貴家，積蓄所得，竟能營衣帽商。姊妹二人，善交際，常出入貴族家，其貨物常以貴家爲銷路，故獲利頗豐。其姊妹爲人極謙和，其姊死後，白地乃停止營業。服飾麗都，爲城中婦女冠，此亦無足怪者。蓋其店倒閉後，存貨尙多，一生穿戴不盡也。今日之來意，乃請麥持達赴其宴，并亦請予，麥持達與予皆笑領。麥持達問曰：『哲米孫夫人亦在被請之列否？』白地曰：『然，哲米孫夫人且與吾約，是日赴宴，須攜其愛犬卡羅往。』麥持達曰：『君曾請波耳否？』白地曰：『吾將往請，吾安敢未請姑娘而先請波耳。吾固未忘吾父乃君父下屬也。』麥持達繼問曰：『福勒士特夫人當亦在。』白地曰：『然，吾先延福勒士特夫人，然後再請波耳。』麥持達復問曰：『君請費子亞丹夫人否？』白地曰：『否，蓋有君及哲米孫夫人在座，恐費子亞丹夫人在，有瀆貴人，故不敢請。望君於六句半鐘

以前，光臨寒舍。『齊米孫夫人已許吾亦於此時光降。』言畢，向子二人鞠躬而別。白地去後，予知午後，波耳必來，蓋波耳每遇一事，輒來告麥持達。飯後，果不出予所料，波耳翩然而來。出白地請帖，與麥持達相較。謂麥持達曰：『白地云，此次宴會，盡是高朋貴客。』麥持達曰：『然，即費子亞丹夫人，猶不在延請之列。』

費子亞丹夫人，乃城中醫何經之孀姊；其先世務農，至何經始業就醫。與哀克哲叻城侯爵夫人莫利何經有叟率親，而何經安居自得，毫無羨慕諂媚意，除喜喪弔賀外，蹤跡極疏；其姊莫利何經，嫁費子亞丹後數年，未曾歸甯一次。莫利身分既不高，其行動吾人亦罕注意及之。其夫死後，始復來此城。居大廈，舉止頗闊綽，常喜與城中婦女往來，於是城中始有知費子亞丹夫人者。然其人性情怪僻，人鮮有與之聯絡者，因是與城中人落落不相合。且其身分低微，人更棄置之。駒光往，赴宴之夜至矣。予與麥持達波耳三人，相約同往。白

地寓門時，先予等至者已有三四人；皆靜默無聲，予等亦不敢喧嘩。聞屋內白地令其僕伯冀曰：『伯冀，少待，俟吾上樓盥手畢，聞吾咳嗽聲，爾再開門延客入。

吾一分鐘內，即可竣事。』言畢，屋內寂然無聲。果不及一分鐘，咳嗽之

聲發，而門亦隨之開矣。門後立一女僕，目灼灼注予等，若不勝驚訝者。半

晌，始引予等入一小更衣室。予等自卸外衣畢，讓福勒士特夫人爲首，乃相將上

樓，入客廳。白地坐其內，神態自然，若不知道間咳嗽爲予等所聞者。席間陳

設極雅緻；福勒士特夫人，坐第二位，第一位則虛以待哲米孫夫人。哲米孫夫人

之愛犬卡羅，東衝西突，頗令座客發矇。白地見高朋滿座，心乃大悅，自往熾爐

火，閉房門畢，始就最近房門之位而坐。伯冀捧茶盤，蹣跚而入。白地頻以目

注之，惟恐其失手。而伯冀以目示其主人不必慮。白地仍用全副精神注伯冀身

。予等談話，則含糊酬答。既而似已覺之，乃輕拍卡羅首曰：『吾竟將爾忘却

，隨吾下樓來，吾亦當宴爾。』白地下樓後，不數分鐘，復攜卡羅而入，容色和

悅，但予見卡羅飢餓如初，似白地未與之食者。席散後，衆竇中，除予及哲米孫夫人外，其餘四人，作盧雉戲。予則作壁上觀，哲米孫夫人，因屋內溫度過高，覺甚疲倦，乃倚椅背，沉沉睡去，俄頃間，鼾聲已雷動矣。白地對衆竇曰：『哲米孫夫人在家，如何舒適，而在此椅，竟酣睡如此，豈非怪事。』白地見予無事，乃入室取三四本文學書，與予并燃一燭，置一茶几上。予乃手一卷坐而觀。然時時猶向牌棹窺望，見彼四人，皆伸其首至桌之中，其賭興正豪也。白地則頻呼其餘三人，觀哲米孫夫人熟睡之狀；福勒士特夫人耳聾不能聞白地所言，白地又恐大聲擾及哲米孫夫人清夢，乃以兩手作式與福勒士特夫人言。有頃，房門忽隱然闢，卡羅大吠，哲米孫夫人驚醒。惟哲米孫夫人自言，并未曾入夢，因屋內光線太烈，故欲閉眼養神耳。君等談話吾一一聞之。伯冀復捧一茶盤入，滿盛山肴野蕪。並有白地手釀櫻桃酒，蓋爲予等夜宴也。予等從未嘗櫻桃酒，退縮不敢飲。白地乃先自飲一杯，以爲予等倡，予等始隨之。此酒既熱且烈，予等酒量

均不佳，飲後皆大咳。波耳曰：『吾思此酒性太烈，製時當雜有酒精。』白地曰：『酒精不過數滴耳，蓋有酒精可以久存。』哲米孫夫人告予等謂，其嫂格能妹夫人，將來柯命福。予等聞之，皆大悅。蓋柯命福城習慣，有客至，必有宴會，吾人又有相聚之樂也。時已夜深，接哲米孫夫人之轎已至。哲米孫夫人乃別去，予等亦相將戴帽，衣外衣，辭白地而出而返寓。

## 第八章

次日清晨，波耳來麥持達家，告麥持達曰：『吾不知如何以稱格能妹夫人，吾尋思一晨，仍未有得，故來質語吾姊。』麥持達亦緘口不能答。波耳曰：『君昔何以呼亞雷夫人？』麥持達沉思半晌曰：『吾已忘之矣。倘吾姊苦琴在，當能知之。』波耳曰：『君既不知，吾且往問福勒士特夫人；庶不致爲格能妹夫人笑爲不識稱呼禮儀。』麥持達曰：『君且還以告我。』波耳去後，麥持達仍力思索，然終不能得。予問曰：『格能妹夫人，果何人者？』麥持達曰：彼乃



哲米孫夫人之孀嫂，省長萬克之女。」言至此，忽哲米孫夫人翩然至。坐談久之，語意若不欲城中婦女，往謁其嫂。蓋其嫂乃貴族，恐城中婦女，不知儀節，失禮於其嫂。予在旁已窺其來意，而麥持達半晌始覺，然終未現不豫之色，似無不直哲米孫夫人所爲之意。而舉止間，似略失其常度。哲米孫夫人見此，卽告辭而別。哲米孫去後，有頃，波耳即回。容色紅漲，謂麥持達曰：「哲米孫夫人，適間當已來此，不欲吾人往謁其嫂，吾途中亦遇之。格能妹夫人不過一孀居男爵夫人耳。君亦赫赫一牧師之女，且與亞雷子爵係戚屬。乃不足見一男爵孀婦耶？」哲米孫夫人所爲，吾誠不直之。」麥持達極力勸慰之，波耳平日性情素溫和，而此次竟大怒。復繼言曰：「吾今晨定製一帽，備爲謁格能妹夫人之用，今則徒然。」哲米孫夫人殊太不近人情，以後再思邀吾作竹林戲，當非易事。」波耳悻悻然，怒不可遏。予與麥持達百計解勸，始止。格能妹夫人來柯倫福城後之第一星期日。予等出禮拜堂時，彼此皆面背哲米孫夫人，及格能妹夫人

而談話。蓋彼既不欲吾人往謁，吾人遂亦置之不顧。惟馬責曾見之。予等午後，乃詳問馬責，馬責曰：『夫人非謂與哲米孫夫人偕行之矮小夫人耶。其人頗類屠婦斯密。』波耳大笑曰：『貴人竟類屠婦耶？』馬責續言曰：『其人面帶笑容，目黑而有光，年事頗輕，似少於哲米孫夫人。舉止輕佻，絕類第根夫人。』馬責言畢，予等大笑。第二星期日，予等仍不與哲米孫夫人及格能妹夫人爲禮，惟彼此談話耳。吾等似亦自覺太過，此後未知何故，或因格能妹夫人不耐寂寞，哲米孫夫人忽發請帖，請城中婦女於星期二日赴宴。此次請帖，乃其管家穆立納親自分送。麥持達與予決於星期二夜，亦有一小宴會。蓋每星期一麥持達即將前星期賬目償清，星期二晚則爲麥持達檢閱賬目函件之夜。故決定辭哲米孫夫人之請。予等正欲作回書，波耳忽來。手持哲米孫夫人之請帖，謂予等曰：『吾思君等亦已接此請帖，』麥持達曰：『然，吾想君於是夜將攜手工來此，與吾等品茗。蓋吾僅以在家有事辭之，理由似不甚充足。倘君肯來此者，吾當以

吾家亦有宴會辭之。君來良佳，幸回書尙未落筆也。」

麥持達言時，波耳色稍變，問曰：「君云將往赴宴耶？」

麥持達曰：「否，吾思君當亦拒之。」波耳曰：「否，吾將赴宴。」

麥持達聞言大訝。波耳續言曰：「一人不宜如哲米孫夫人，所作所言，皆觸犯他人。倘吾人不赴宴，反使哲米孫夫人自鳴得意。」

其言吾人竟奉之不敢違拗。」

麥持達曰：「吾殊不願去。」

波耳曰：「哲米孫夫人素有神經病，行事草率，不若君精細，吾人當原諒之。」

波耳新製一帽，頗自得意，急欲一顯於人，故此大必欲赴宴，竟將兩星期前所罵哲米孫夫人者，皆置之九霄雲外。復謂麥持達曰：「聖經最重宥赦，君乃牧師之女，竟忘之耶？」

麥持達聞此語，始慨然諾。於是予等乃回書，願附末坐。

柯命福城婦女服飾，祇重其冠。苟其冠佳者，其衣服雖陳舊不合時製，亦非

所計。此次宴會，福勒士特夫人，麥持達及波耳，皆戴新冠，爲柯命福城從來所

未有之盛舉。哲米孫夫人，寓城外一大廈中，門前乃一長且闊之馬路，屋之前面

爲日光所不能及，住室皆在屋之後。開窗一望，雅緻之花園，即在眼前；奇花異卉，雜然前陳，望之目眩神動。前窗皆屬於廚房，食房及管家住室，穆立納即在其內；吾人由窗間常見一人之頭後髮垂及腰，手執報紙，蓋即穆立納也。赴宴之日，麥持達苦盼報紙，欲在其上尋新聞以爲與貴人相見談助之資。波耳告予等曰：『吾黎明即起裝飾，因恐不及誦今日報紙也。』是晚，予等至哲米孫夫人屋之前窗時，復見穆立納手執報紙而讀。波耳低聲曰：『此人毋乃太厚顏，閱他人之報紙，毫不覺愧。』予等頗讀波耳之敢言，吾人平日，甚敬畏穆立納。蓋穆立納亦一貴族，避居柯命福者。苦琴在時與之談，不過與之在平等地位，猶不能駕而上之。穆立納出言輒含怒意；即在喜悅時，其音吐亦極嚴。予等上樓時，波耳冒險以語戲謔穆立納，予二人則笑向之。以爲其必與吾人爲禮，而穆立納竟傲然正色不動；予等乃懷喪上樓。哲米孫夫人客廳，精美異常；碧月當窗，花影頻移。屋中器具，金銀相間，但燦爛奪目；椅棹皆方形，可以自由旋轉。沿牆

一排爐，旁復有四五桌，皆白銅其背，黃金其節。左偶有一漆几，上置聖經祈禱書數卷。此外復有一案，裝飾非常精緻，上有百色鏡，及函件，陳列齊整；又有一小箱，裝潢極雅緻，玲瓏可愛。卡羅臥一粗氈上，見子等入，起而大吠。哲米孫夫人微笑起迎，以目注穆立納，意欲其延子等坐。蓋穆立納無言，哲米孫夫人終不敢作聲。穆立納乃曰：『諸夫人請圍爐而坐，』此時格能妹夫人亦入。

子等今日，得飽觀貴人顏色矣。其人乃一活潑中年婦，其青春時，姿容當甚豔麗，至今猶綽綽可愛。波耳則先估量其衣飾，次日告子曰：『其衣飾統計不及十磅金。』子曰：『貴人未必盡富，或其夫廉潔不貪，亦未可知。』子等就坐後，乃默思何言可以取悅貴人。

格能妹夫人似亦未知如何與子等開談者。於是室內靜穆無聲者數分鐘。子思今日報載糖價大增，乃家庭生活一大問題，或足爲談助，惟未知貴人樂聞之否。故不敢言，最後波耳乃鼓其勇氣，問格能妹夫人曰：『夫人曾上朝廷否？』言時頻以目注子等，格能妹夫人曰：『否，吾從未上朝廷。

卽倫敦，吾嫁時始到兩次。前此吾父，以家口衆多，雖吾姊欲往愛丁堡一遊，亦所未能。君等或已曾歷彼鄉。」予等皆曰：『未曾。』波耳云，其叔曾經其地，作一夜勾留。其地風土人情，頗有可觀之處。此時哲米孫夫人，見茶尙未送來，頗形焦灼。格能妹夫人曰：『可按鈴催之。』哲米孫夫人曰：『且稍待，穆立納行事素周慎。』予等頗覺飢餓，蓋予等平日餐時，較哲米孫人家爲早也。予料穆立納必讀報紙，忘其所事矣。格能妹急不可待，乃起而按鈴。穆立納入，狀似驚訝，哲米孫夫人曰：『格能妹夫人按鈴，大約是催送茶耳。』不數分鐘，茶即送入，茗盤乃極精緻之中國磁。麵包牛油，皆極薄，糖亦極小。咖啡盛一小盃內，牛乳則盛一大盃內。穆立納入，卡羅向之搖尾乞食，狀若甚飢。』哲米孫夫人乃向予等乞諒，先調茶以喂卡羅。并告予等，卡羅非常靈敏，茶中一有牛乳，卽拒而不食。茗罷，卽入席。席間格能妹夫人，與予等談風投合，益覺狎熟，不復如前拘拘於禮節。福勒士特夫人述一故事，座客莫不捧腹。

予等於談話間，得知格能妹夫人將在哲米孫夫人家作長時間之勾留。其愛丁堡寓宅，已辭還屋主人。予等聞此消息，皆欣欣然喜。時夜已深，予等遂辭主人回寓。

## 第九章

上章所述之事過後，余以父病召歸；而於侍奉湯藥中，不及計柯命福諸摯友之情況，不知格能妹何以能與其弟婦哲米孫相處而相合。及余父體氣既略健，余更隨侍至海濱養息，故亦不更與柯命福事，長年消息沉沉。十一月自海濱歸，余父已復元。余適得瑪第一函，是函頗怪；每句皆有起無結，而插入他句中，有如數字疊寫，令人無可端倪。其僅能解者，則問余父已痊否？欲與密支瑪節乎？能爲伊得一入時之帽否？是語頗近談諧，自汪伯威氏之獅來後，幾不復聞。余方以爲瑪第老矣，必不復講求裝飾。然今之需此帽，又何爲者？或欲眩其所與往來者耳。並邀余於下星期二往訪之，屆時必有以娛我者。娛我之法，函中

姑不言，惟帽色謂欲得綠葉色者。並謂伊近於城中頗得時譽，而布能諾理君將於下星期三五兩夕，於柯侖福大會場中，獻其魔技。余得是函殊喜，然非喜魔術也。余乃爲瑪第得一帽，擲至柯侖福。伊既遊我入室，見余所擲之帽，甚不悅。後乃曰：吾固知君之已爲余盡力，然是帽柯侖福人久已戴舊矣，一年前卽有戴之者。我蓋欲得一較新者，與貝子巴克所告我亞得來女王近所戴者相仿耳。然此帽亦殊佳，余輩且勿論此淺淺者。君有所需否？有，則告我也。』言訖，卽出。余乃易晚宴衣，蓋瑪第告我，波耳及福勒士特夫人將於瑪第家宴我，欲我勿以倦辭。余以一載睽違，得見故人，復何倦者，急整余裳，未及就妝，而隔室人聲已噪，客蓋至矣。余啓門入，聞瑪第方曰，吾何愚甚，乃欲於杜灤布得鮮豔物品，或累伊甚矣，吾固知伊之必盡力求之也。余聞此語，心念脫伊得不爲舊帽所醜，卽詆余及杜灤布城，復何害者。

波耳女郎於柯侖福裙釵中，獨具冒險性。每晨則沿各商鋪恣意流觀，一無所



贈。或有，亦僅手巾等而已。而於新到貨品，考查甚詳。城中消息，伊必先知之。更喜四出偵巡，然脫非其貌之溫柔，當未能不招人厭也。余輩論斂筭事過後，波耳則曰：「余今日至戈登店後，乃入佐治旅館。（白提有一堂姊，爲館中一侍者，余爲白提偵其近况也。）既無人在，乃登樓，抵大會議廳。余復冒然進，則衆方預備明夜事，懸幔室中。余方驚愕，且掀其幕。一男子進而詰余來意，所言多不完全之英文，或類古匈牙利人。余方縈想間，伊即肅余出。當時余下樓，遇白提之堂姊。余以白提故，止而與談。伊告我，我所見者蓋即魔術家輩也；我所與言者，則布能諾理君也。適布君過梯，更與我爲禮，余答之，心念異鄉人多禮耳。布更下梯出。余忽覺余手套遺樓上，（實則依然余袋中。余歸乃得之。）乃復上。而余向所見於此，而更遇於樓口之布君，復在其內。自室後入耶？然余知室後固無門也。更前詰我，余乃以覓手套事告之，遍尋不得。」

波耳既語衆賓，伊曾見魔術家，衆則瑣瑣問之。如伊有鬚否？年幼耶？

抑老耶？美好耶？抑奇醜耶？伊乃似——余問至此，無以續。乃改問曰：

『伊何所似耶？』波耳是晨所遇，乃爲衆所注意如此。

是夕，余等復談其事。魔幻等術，波耳殊不信之；以爲必有學理可尋，而福

夫人則迷信之。瑪第初持中論，既數爲波耳所窘，稍向福夫人。然以其姊苦琴

故，亦不深詆波耳；蓋苦琴爲人固執，喜荒唐者，不欲齒之於姊妹列也。茶後，

余乃下樓，入客廳，爲取百科全書第三本；蓋波耳欲得翌夕魔術之真解也。瑪第

及福勒士特夫人殊不直之。波耳不覺，津津爲衆解其書。余輩知二人之不悅，

乃以呵欠示不樂聞意。而波解愈暢，謂衆曰：『余得之矣，設以甲球置乙球，丁

球之中，——否，置丙球，戊球之中。而轉左手，第二節至左腕。是殊清晰

。福夫人乎，魔之幻術，只辨甲，乙，丙，丁，而已。且容我讀竟此段。』福

夫人阻之，謂已於其事殊夢夢；余則故以桌上之紙牌落地下，隱以示波耳，今夕

人多嗜此者，福夫人頓即喜溢眉宇。瑪第復自悔不應與波耳爭，致忘葉子戲。

願以其百科全書之一本借與波耳，波耳受而謝之。且謂俟白提以燈來時，使播之

歸。

次夕，余輩乃以往觀魔技，異常匆忙。瑪第既自整其裝，則力促余，魔術以

七鐘始開幕，尙早一句鐘，路復非遙，瑪弟復謂人不當以愛好深，致忘暇晷。余

輩且勿燃犀而靜坐故；瑪第乃小寐，而余則織絨繩物。

及七鐘，乃啓行，於佐治旅館前，遇福勒士特夫人，及波耳女士。波耳方爲

衆談魔術事。甲甲乙乙，喋喋不休。更抄得書中符籙數紙，欲以覘布能諸理

之秘。余輩乃同入與會議廳相通之更衣室，對鏡整妝。時瑪第不禁目歎年華逝

水，前遊故迹，觸目生感。此巨廈百年前，係一小旅舍，城人鄉人冬日每月必聚

其地者一次，跳舞，宴筵，或作葉子戲。當時瑪第跳舞於加羅得女王前時，榮寵

今何在者？當時富而且美之威廉女士，與一少年技術家交遊，至契。少年以事

偶過柯俞福，好歡未合，遽爾他去。今則廳中既不見美人倩影，此俊偉少年亦復海角天涯，不知何處去矣。廳中光殊暗淡，珠簾畫棟，多呈古色。中古社會氣象，儼然存在。瑪第及福夫人相將入室時，回溯前情，不禁惕然，嚴步以登。蓋今已爲社會所注目者，不似昔之同爲二幼年，口銜糖菓，跳躍上下者矣。余輩同坐第二行，余初殊不解其故，後波耳聞一侍者，曾請城中巨室否？侍者既搖其首，瑪第與福夫人乃同出前行。余外更有格能妹及哲米孫共六人，佔前兩列。乃以社會制度爲後入之商婦輩所敬重，依次坐余輩後。不視臺幕，而以奇訝狀態余輩。余累欲回首，而波耳阻我。至余之何以不當後顧，余則不解。時余輩注視臺幕，靜寂無聲。蓋公衆地，脫喧嘩，則失其高尚也。哲米孫尤有福得假寐。

已而，幕乃瞥然開。一男子作土耳其服式坐一桌前，目視衆人，靜而且莊，幾不似地上人。余乃聞有聲似波耳者曰：『是確非布能諾理，』言聲甚巨，似爲

台上人所聞，則撫其長鬚視余輩。似謂布能諾理無鬚，伊今尤未至耳。波耳乃忍待之。瑪第拭其眼鏡，而轉面余曰：『君今知此帽之不入時矣。』余不及答，臺上之土耳其人起立而自宣其名爲布能諾理。波耳立曰：『余殊不信，』台上人復視之。波耳更曰，『余誠不能信，布能諾理領下何來是淺淺者？』伊深類一基督教中美男子也。』哲米孫夫人惡是言，目止之。且以使臺上人之得盡其辭。台上人操不完全之英語，了了數言，卽立獻其技。

余輩殊驚愕不能得其端倪，卽波耳出其紙視其符籙，亦復不能得解。台上人，殊不樂波耳所爲。波耳不之顧，以爲此非基督教人之意旨，何足論者？言之愈覺津津有味。而瑪第及福勒士特皆不解其所言。哲米孫去其眼鏡，拭而更戴之。卽格能妹曾於愛丁堡數規異事，亦以其技爲奇。波耳則獨不然，謂是惟純熟耳。若能勤加練習，盡人能之。己若能熟讀書中語，更能敏靈其第四指，卽可自演之。瑪第及福夫人眩於術更甚，乃相談。余適坐二人後，乃俱聞之。

瑪第問余輩：『來觀此術當乎？』己以爲是殊非正理中事也。福夫人答謂：『己亦作如是觀；以爲術者手中之巾，得勿爲己之巾耶？』己而，瑪第謂余曰：『君於城中爲客，行動或不爲人所注目；請起視牧師亦在是否。如在，則此異人事爲牧師所許，余心當少定矣。』余起立而四望，則見高而瘦之主教坐衆學童中，軍人環衛之，以防惡人之思逞。面呈笑色，諸童亦大笑。余告瑪第牧師乃笑贊是人，瑪第心頓安。牧師名黑脫，余未嘗言其名；蓋余以幼而知禮之婦人，固無庸與之近也。伊老而鰥，其不欲言婚嫁，乃如十八許女子。若遇柯命福之婦人，或趨避；人聘之，多不至。方其初至柯命福時，波耳乃力與之近。其未能嫁之者，不欲以婚事窘黑脫耳。黑脫尤深喜貧人。是夕，管諸學童，深得其道，童輩莫不循循依其左右。波耳則不知黑脫之在，猶頻頻謂臺上人非布能諾理也。

## 第十章

余福湖自布能諾理抵柯命福後，頗似余輩莫不皆時時念彼，曾不知其何以致此

者。城中謠詠四起，盜賊宵行，官中鞫囚亦衆；乃使余輩不得不懼。余居瑪

第家，每夜必巡行地窖，廚房中；瑪弟前行，執火椎，余持一長帚從之，而其僕馬責則持警笛。有時不慎，偶出音聲，致令余輩不寒而慄，深伏不動。馬責見

余輩伏，亦深藏，迄半晌無動靜，乃稍慰。盡午，則市人村中各逃見聞。俱

謂黑衣輩以高車出，欲得城中無備者而乘之。波耳雖自命爲勇，亦以此等消息相

告；且不憚詳言之，令人毛悚。余輩見伊，乃與何經君借得一舊帽，懸客室中。

則伊素所謂即掠及其家亦無恐者，未免矛盾矣。瑪第不自飾其懦，然摸家事猶

井井。惟諸事無不提早爲之，每日以六鐘半巡行各處；一及七鐘，即就榻。蓋

謂如此方不覺夜之長耳。柯侖福居民素誠實，知禮，幾不知所謂刑罰。今何紛

繞乃耳？今輩互相慰藉，則謂盜旣爲城人所深惡，當不能久留。而出此盜賊一

途者，當非柯侖福人也。人家時得恐惶書，一似在法國恐怖時代中。而福夫人

則以印第安人之惴惴爲喻；蓋其父曾留軍美洲，且曾與法人戰於西班牙。而夫人

意以盜竊宵行，不免間有。若所謂匪黨聚掠，則或謠言耳。有時夫人更竊擬法國偵探心理，謂柯命福人自持甚重，社會制度復嚴，深以不誠失德爲恥，則可推測盜之必爲異方人，且或爲異國人。夫人更推而謂，或即法人；蓋布能諾理所操之半英語，深類法人。雖其所戴帽，人以土耳其式目之，而夫人則曾見法人冠之也；因以決定布君之必爲法人。以爲是法之間諛，入英內地偵虛實者耳。若布誠以此而來，則英之情形，伊必已洞悉；蓋其術誠令人叵測。波耳所時見於佐治旅館樓上，忽見於樓下者，必係其遁身法。言次，深悔往觀之不當。雖牧師在，然安知牧師之或未能解此者。然夫人不免爲外界所激，復以宦家女乃有是等想耳。謠言蠢動，莫明真僞。或謂去柯命福五里之馬敦城，人家時有穿窬出入，夜中洞壁去磚，家人乃皆不聞聲息。瑪第聞之，頓沮然以爲余輩之斤斤於扃門閉窗，復何用者？加意巡行，復何用者？此等竊賊，必幻術家所爲；或即布能諾理輩耳。



一日下午五鐘左右，余輩驟聞欸門聲，甚急。瑪第乃囑余奔告馬責，俟瑪第探首出窗察視清晰後，方可啟關。脫被黑布於面者來，則瑪第必自窗以椅狙擊之。

然來者實波耳，及其僕白提。波耳手一籃，奔趨樓上，狀頗驚惶，余乃爲接

其籃。伊謂我曰：『慎之，是我之細軟物也。今夕賊謀掠吾家，吾乃趨君作避地計耳。』白提余使赴佐治旅館，就其姨妹處宿。君不惜假我階前盈尺地者，余

即坐以待旦，亦無不可。余家四無隣舍，處其中，緩急無所呼應，余以懼故去之也。』瑪第曰：『君之驚懼如是，得確報耶？抑曾有賊輩逡巡附近耶？』波

耳曰：『然，二兇獍之賊來往門前者數四矣。更有一愛爾蘭婦人，於距此半句鐘

前，來余家，乃欲不俟白提之告我，即進面我。且告白提其子餒且死，往告女主人加憐恤也。客廳中男子冠儼然在，而獨指女主人，不甯奇耶？』白提圍門而告

我，余輩乃於窗際俟湯姆司工罷歸，使其護余輩同來城中。』

波耳素以勇自豪，今懼怯如是，誠有可譏。然余輩不欲窘人於厄，亦不言及

，余以榻讓之，而去同瑪第臥，就余輩榻前，乃相談，互舉所聞盜賊事。余已不勝戰慄，波耳猶故甚其辭，欲自解其驚怯。瑪第不欲人勝己，乃益言駭人事，所言有一事，余曾見之某書中。某女郎，空北蘭城中巨家女也。一日，家人出，而僕亦伺間他去。其地去倫敦甚遠，乃有一行商至，欲憩其碩擔於廚中，且期以夕來取，女無之何也。女以髻年，偶以壁上槍作戲；機動，彈出，適中商人，血湧然出。波耳因贊女郎之勇，然是誠何足爲勇者。

余輩就榻頃，僉謂即明晨事亦不能預測。余乃祝其平安過去，復以波耳之來，是賊得無追蹤至是耶？然直至次日，格能妹之至，余輩亦幸無所遇。後門依然如昨夕掩時之狀，余輩蓋以火椎倚門，下置一鑼，門啟椎落，則鑼且碎然響，因以驚余輩也。然余輩即醒，究將何爲？余告瑪第，余輩當以被自蒙其面，勿使賊疑余輩之偵探之，或得免於險耳。然瑪第乃不以余言爲然，以爲賊至，必思有以報官中，俾嚴緝耳。

格能妹之來，余輩心殊嫉其坦然。聞哲米孫家已被賊，門外花草蹂躪殆盡，非復向之成行如茵者矣。其犬卡羅亦竟夕狂吠，似有異人至者。格能妹既喚醒

哲米孫，哲則引鈴鐘告樓中之穆立納君。既以告之穆，則勸余輩安寢；有賊伊且當之，然是徒相慰之言耳。賊來，必先經二人處始及穆君也。二人乃自爲計處，客廳中潛聽有頃，乃謂哲米孫可以寢矣。哲謂睡當不能寐，不如坐守之，乃倚身沙發上，其婢謂哲於六時許乃入匪鄉，而格能妹雖就榻，輾轉終夜，不能成眠。

波耳聞此，乃深領其首；謂昨宵柯命福必當有事也。賊輩初共擬攻波耳家，見波耳白提既謹守，復載細軟他去；故變計而赴哲米孫家。脫無卡羅之吠，將不堪問矣。然卡羅嗣後亦決不再吠，其死證係被毒，或賊以其債事恨而毒戕之。

或謂卡羅食多事簡，腴懶死耳。死時猶作奔走狀，似曾力避人擊者。余輩於此長年依依之卡羅，殊深惜之，而其死之不明，尤令余輩不適。是豈又布能諸理所爲耶？布曾以一指斃一黃鳥，其力自足生死此犬。今犬死雖無深害，脫伊常隱附

近，時出騷擾者，將何以堪之？余輩夜中每低聲談此事，輒惴惴。及晨，則勇

氣與陽光同返。不久乃將卡羅事忽然置之，惟哲米孫時猶縈念不忘。哲自其故

夫沒後，未嘗悲痛如是。波耳復謂哲米孫先生嗜飲，夫人每以不豫。則卡羅之

死，夫人哀之愈深也。波耳不免過甚其辭。要之，此犬之斃，於夫人之精神當

有變化，穆立納深注意是。余輩談及時，穆必頻搖其首，謂夫人竟以犬故食不甘

味，寢不安席，穆之以是愁，誠有理；蓋夫人於眠食素講求細緻，今失食與眠，甯

不致疾者？穆乃思將夫人去車膝汗，略避，格能妹素愛柯命福城，不欲他去，則

力持謂穆既知柯城不甯，當有保護衆婦之責，豈能他去？穆知其意，乃議已伴夫

人至車膝汗，而留格守，並以監率僕婦輩。格既得留守，即立以哲之去車膝汗爲

是。且格家在愛丁堡，斯時正愁無可歸；故其弟婦以守屋責付之，即欣然承諾。

波耳時猶自命豪傑，謂能脫身於彼二男子一婦人者，實具英雄識略。復描繪

二人情狀，有如生龍活虎，愈出愈奇。謂一體高而傾，髮黑色，垂背上，前覆其

額；一則短而博，一肩聳起，鬚眉帶紅色；婦人則作男子像，潑婦情形，令人一覽無遺。或僞飾者，亦未可知；領下淺淺具在，聲既宏，而步復大也。波耳時爲人道兇暴，有增無已，常人所見爲盜，以波耳所見者比，則一無足懼矣。

傳謂何經家有二盜隱屋簷，瞰其出，執而閉其口目，掠奪而去。波耳聞之，立斷謂此必三人中之二人；且立馳赴何家詢之，歸以語我輩。一波初平，一波更起，吾輩殊覺惴惴自危也。

波耳坐而言曰：『瑪第乎，男子究有不同，皆智而且強。然至強者，有時敗；大智者，亦有時失耳。彼等乃能預知來日事，惟不輕以告人。吾父固男子中之錚錚者，吾是以深知男子之性耳。』波耳言甚速，其停時余輩每故作疑問，使舒其氣。然波耳竟滔滔言，謂男子性誠有不可解者。且曰，『今余已冒險至何家，求所以證實吾言矣。何君深以被盜自諱，……』余輩問：『伊謂未被盜耶？』曰：『君勿躁。伊固自言如此。然我知伊誠已被盜，自提告我，伊恥於自承』

憫，既被盜，復懼柯命福人之輕其無用，而深自諱飾。然欲瞞我，殊非計之得。伊謂所失且廚下一肩羊肉耳，或犬貓所竊，亦未可知；然余脫能偵探之者，則所失必珍貴，其賊則必作男子像之愛爾蘭婦人耳。」波耳言罷，余輩乃力詆何金之不誠實，且俱謂人之自飾其事者，誠可恥也。

余輩因復談波耳入室前余輩所談之事；蓋瑪第適得福夫人一簡，欲余輩過祝其婚期週年禮，且備清宴待客，並可作各項消遣。然余輩於此紛亂中，乃不能立決應否往賀。福夫人亦謂以道路之不平，故不欲相強；然爲籌一策，謂余輩脫以一人乘轎，衆長行從之，或可安達我菲而區。我菲而區者，附郭一村也。謂之爲村，猶嫌不合；蓋去柯命福城，可二百武處，三數人家耳。夫人當必亦延波耳，今旣波耳同在，乃殊巧。初議皆欲辭謝之，然念是誠無以對夫人；蓋福夫人常日寡歡，孤寂無伴，此等筵宴，波耳瑪第每年必至者；故旣乃毅然決赴之，謂寧出險中，勿傷老友意。瑪第旣略有寒疾，衆乃推其爲乘轎者。

及夕，瑪第登轎頃，乃謂衆人勿聞聲而散，遺彼一人也。衆雖諾之，然瑪第猶有難色，且頻頻自窗中外顧，余則見其面容愁黯也。然余輩雖莫不惴惴，仍能安抵其地。

福夫人大張筵宴，以爲余輩出此重險而來視，意固深厚也。序生既已，甫交談，即及盜賊事。余殊不介意，然衆心目中則時縈縈念及此耳。

余輩既冒重險出，自願以爲尙壯於男子如何金輩者。然各述其當時懼狀，及啟行前各人之存想。余自謂於道中灼灼視我輩之目，乃深憚之。瑪第則謂伊自幼時，曾有一次登床時，一人伏床下執其腿，大驚懼；蓋幼時活潑，每喜兩足同上，其姊低博納，甚不喜之，後亦稍稍自改，今乃更以此懼。自波耳之懼其家之被盜後，每臨榻深惴惴懼床下有人。乃購一童子所頑之球，每夕向床下擲之，脫入而復出無所阻，則安心入睡，否則一手引警鈴，鈴通約翰及哈利處者；余輩深以此法爲妙。然瑪第而不再言，視福夫人，似欲知其懼狀者。福夫人則轉其談鋒，

面向波耳。乃告余輩，伊於隣家雇得一僮，約每年冬節償以煤百斤，並供其每日晚飯；蓋需之爲夜間衛也。童始來時，夫人試教之讀。是兒伶俐甚，乃以福將軍之刀賜之；將軍，夫人之亡夫也。且囑童每夕慎置枕後，以鋒指床外；童見將軍之帽，則曰：『脫余戴是，則即二英人或四法人同見我，亦必趨避。』夫人以畀之，每聞聲息，卽提其刀，奔而赴。余輩乃不禁爲是童危，或轉滋事；或是童心術不正，不更險耶？福夫人解之，謂童殊貪眠，每晨力喚始醒。此種酣睡，或以貧而驟得飽食之故；蓋童方在家時，幾不得食也。然此所談俱不見夫人怯懦處，乃直詢其所最懼者。

福夫人畧憩，頻撥其火，剔其燭，低聲言曰：『余所懼者，則鬼怪耳。』言訖，則視波耳，波耳乃深不以爲然。瑪第則否，所言盡向福夫人。夫人謂鬼固伊教中之所信者也。夫人以軍閥之婦，深知可懼者與不可懼者。言時興高彩烈，得未曾有。酒入時，余輩更相談鬼事；蓋捧酒婢會利，三日前曾於黑巷中親見



一鬼，巷蓋余輩歸途所必經者，此事殊不利余輩；曾利乃似臨庭之干証，而余輩作判官者不得要領，亂作問詢者。曾利謂所見爲一白衣女子，自提其首。其主母福夫人信之，而波耳則獨否。謂見此等景象者，非只曾利一人。曾利謂女子且坐道旁，伸其手作乞憐狀，福夫人幸未嘗過黑巷，否則必不成眠矣。

余輩談鬼時，靜悚異常。已而計及歸途，乃更於盜外懼鬼。波耳以爲宜勿復談鬼事；余心則震震不已。穿衣頃，衆皆寂然。瑪第既登，則掩其窗，不欲外視，且力囑余輩曰：『勿舍我去也。』故余輩乃擁轎行；轎夫欲於中途憩，波耳謂之曰：『瑪第姑娘有疾，若不能直趨歸途耶？』轎中言曰：『請速前行，是處何能憩？余寧多爾值，勿止是也。』於是波耳亦曰：『脫汝輩前行者，且以一元爲汝二人增其值。乃復行，安然抵柯侖福。』

## 第十一章

次晨，余逢格能妹及波耳於途；二人乃同往尋一善織之婦人。波耳半笑半諷

謂余曰：『余適乃與格能妹談福夫人之權鬼。』波耳言時，殊自傲。然余脫以昨夕途中審狀詰之，且愧死，因訕言他事，後二人遂別我。

是日下午，波耳更至瑪第處，言其所遇；蓋二人乃迷路田中，行至一驛站，因欲向之問路，其地蓋去柯命福十里許矣。驛中一婦人肅二人坐，乃往覓其夫來爲二人指路，二人乃同坐室中，忽一女郎出，二人以爲嫗之女也，乃與之作村談。

迨嫗（名羅伯）返，乃知是女郎爲驛中旅居二夫婦之獨女耳。乃絮絮爲二人述一長故事，二人僅得數語。謂六週前，一車驟於旅門，車中載二男子一婦人，及此小女子。二人中一傷，雖骨未折，然乃不能動，其人更似有所傷於心。後此遂寓驛中養其傷，其妻侍之。波耳因詢其人之業，及其貌。羅伯謂彼既不類士紳，復不似常人。若不如是靜寂，則嫗疑或不安分流人耳。車載一大箱，箱中物

嫗則不知。嫗曾助之自車卸下，更載上。其他一人頗似傷者之學生兄弟，乃以車及馬去。波耳於此，乃以車馬及箱之俱携去生疑。嫗似怒其多疑；蓋脫寓客

爲盜，則嫗藏盜者矣。乃延二人視傷者之妻；其妻誠孳甚，格乃亦以誠接之，乃不禁淚下。即波耳亦似有所感。婦人深感驛嫗之許其夫養傷於是。及既見病者，波耳意乃大釋；蓋柯命福六週中所目爲盜匪之布能諾理，乃臥病於是耳。其妻謂布之眞名爲莎穆爾布郎。二人乃更與布談，因勸其入城住。格且任其醫藥之費，且欲立往何金處央其立赴驛中視病人。波耳謂不如立移入城中，使何君得日守之。波爲賃屋，羅伯亦力助之，然羅伯夫婦究覺病人之長住其處，爲不適耳。波耳既去，余與瑪第亦備悉波耳所遇事。是夕乃以相談，就寢時極欲晨之速至。或可知何君對病人究作何語也。瑪第謂何金雖談吐不似上流人，而其醫道則誠可貴，於柯命福固鼎鼎有名也。然余輩雖稱其醫道，而其爲人則爲余輩所不取。乃深願伊當求學，曾多讀古人書也。然使何君醫此受傷人，自屬可靠。何謂，布之病慎重之必無礙，且愈亦甚速。余輩固不復懼。然余輩雖不復憂，憂之者則甚多，似布之生命關係禍福者，及聞何金爲醫之，則莫不聳其憂。

波耳所覓屋殊清靜，瑪第且以轎迎之入城。余及馬賁乃爲佈置其轎，且爲燃一火盆其中。既入，格能妹依何金意爲和藥，而將哲米孫之藥杯隨意用之，桌椅床凳亦任意搬借。瑪第乃思脫哲米孫及穆立納知之，當何如者？福勒士特夫人則贈以麵包數片。福夫人之麵包，有名於柯命福。人脫得夫人以此爲贈，則爲夫人所重可知。波耳曾思得其製法，夫人不告之。謂夫人臨死且以其法授瑪第。瑪第得後，或公諸大衆，或私爲己有，夫人則不過問。（福夫人未嘗稱瑪第，必呼爲麥持達苦琴姑娘。）夫人今乃以此麵包贈此可憐之幻術家，然則誰信柯城社會制度嚴耶？

然善待此幻術家者，大有人在。柯城之突然驚惶，旣以此君之復出復隱起，今則以此君之頹然還，即煙消霧散，惟猶灼灼視其妻，其女之行動耳。余輩中，懼亦皆廢。余意衆或以此君技雖長，而不得制一馬，爲不足憂耳。波耳每夕携其筐自家來，途中已無所懼。福夫人及會利亦不復懼黑巷之白衣女子：瑪第則取其

球繞以五色絨，且曰：『余心心念其穉女，女父雖爲術者，而女貌則終日無歡，余幼時每喜五色球，余乃欲於今日下午携與福貝去。』惡人當已遠颺，蓋城中無復盜警也。余輩之談盜談鬼，悉以布君而起。格能妹乃謂城中亦復無有盜賊，惟童子之盜果，市竊之竊人鷄卵等而已。余輩以此細故，動至全城驚擾不寧，豈非可笑者耶？波耳謂柯人以是驚，誠不值；然己所遇之愛爾蘭婦人，格能妹家籬花之被踏，及何金君所遭之盜，將何以解之？格能妹不俟其言竟，即曰：『此等事要皆自彼而來耳。』言時，深自慚，波耳亦大慚，惟尙能容，則訕訕曰，『或如是耳。』

格能妹去後，波耳忽賀瑪第。謂二人乃幸許及未及婚事。謂婦人之自持不嫁，深難取信，要在持之者之堅決耳。即如格能妹之爲何金飾其被盜事，可窺格之心志。格乃深信何所謂被盜者，只一羊肩耳。而波則不深信男子輩所言，力言余輩之得不嫁爲慶。而余則以盜之去柯侖福，爲尤可慶耳。

是夕余與瑪第同面火坐，乃復談及此事。瑪第謂男子乃爲盜賊妖邪之保障物

，且謂今而後，已必不更勸幼女之持不嫁。波耳則不然，然昔謂不嫁萬全，今見

其患耳。乃復憶及其幼而欲嫁之時，且語衆曰：『吾幼時亦無異於人，學鄉女子之言曰：「苟我嫁得好郎君，則願足矣。」亦如男子之謂娶得佳人，於願斯滿者。

』瑪第之言雖涉談諧，然至凄苦；故余輩乃皆不笑。有頃，瑪第更曰：『然吾之心意究未嘗略以告人，知吾意者吾母耳。當時余固不自信竟以姑娘終其身也；蓋即今日有人欲娶我，也不能嫁之，非不欲嫁之也。且望其勿以我之不能嫁之爲憾，我意中人則死矣。然伊或不至，我於念及婚事時，必曰否，否，瑪第決不嫁也。然是復何足爲人道，是天帝乃主之。』余亦用是自樂，乃執余之手謂余曰：『世人知我有如君之契友，得無羨煞？』

余於何伯魯君，均知之諗，是以乃無可談者。靜默有頃，伊更曰：『我父曾命我記日間行事於二紙。一晨中自書一日中應爲之事，其一則於黃昏自書一日所行之事。人或有謂是可苦，……言時，一淚珠落我手上，……『我乃不之苦。』

曾憶冬日某夕，余與余姊低博納同圍爐頃。乃相談將來事，伊言而余亦與思之。

伊謂伊欲嫁一官中人，助理其公事，然吾姊究未嘗嫁也。余志初亦不奮，余既未能助人理公事，惟自謂能操家事耳。余母倚余如左右手，然余猶愛穉兒輩。

兒輩亦伸其兩手，就余抱。余幼時常至鄰家，爲抱其穉子。然所不解者，則二

年後此小兒竟趨而避我，我固愛之如昔者，每見慈母之育其子於懷，未嘗不心動。

『——言時，淚潸潸下。——』有時且夢得一女，可二歲，頃乃嘗夢其作聲，靜寂甚。然當其就我，時或甚喜，時或至戚，以小手抱余頸，余乃立醒。昨夜余以爲福貝製球，故又夢之。波耳時謂不佳。余脫嫁而得此小兒，亦足慰我一生耳。不然，心無所據，疑畏是以時至也。』

余以爲人之欲不嫁，決不似波耳所言。或以布能諸理之婦之勞而憚之耳。

然二人患難相扶持，伉儷間更得一女。樂乃盎然。其妻一日謂余其夫弟之酷肖其夫，於二人所執之業甚得利便。人於湯姆司及其夫乃不能指辨，惟彼能之。

湯姆司亦一善人也，其兄居驛養傷，脫非伊解囊助，將何堪者。人惟能辨湯姆司與布能諾理，則所謂奇技俱不奇矣。即如作球技時，伊夫張其指示其中一無所有而湯姆司則不工，故必緊握其拳。且以伊之未嘗至印度，故戴其帽，亦殊不中式。余聞至此，殊慨然，乃曰：『然則君曾至印度耶？』曰：『然，是多年前事矣。』

布郎昔入伍爲軍，移節印度，余隨軍行；蓋余脫離余夫，不啻死耳。然余之不死其地，乃有今日，亦誠不解。乃更有此穉子，足慰老人；余蓋亦喪其子矣。言下不勝唏噓。且曰：『六子均死於此無情之印度。我幾不復愛穉子，已而更生此子，余愛之乃特甚。似並有兄弟之愛，悉注其身者。福貝生後，我謂余夫曰：「布郎，脫兒生而健，余亦無恙，余當與君暫離。離君固苦事，然脫此兒復不育，吾不將癩發耶？」余今似知其兆，脫君許我，携兒下加爾古答城，（印度京都）或乃無災。余更謀返英倫，則兒且立矣。」余夫許我，乃自節其用，我更爲人洗刷得指頭利。福貝既略大，余乃成行。出深林中，黑寂甚。余携兒蹣跚前行，



於路逢一官家婦携一拉丁人所繪之圖。圖中仙女像也。余乃往謁夫人。蓋余曾爲夫人洗衣也。既以余意告夫人，則淚下；蓋夫人亦數傷其子。且並一可以携歸者，亦無之也。余乃索其圖，夫人則哭更甚。謂其子今已悉與天帝，僅此圖亦已無用，樂以相贈也。余於途中時自疑豈誠能抵英倫耶？有時復縈念余夫，且思脫是兒有不幸，余當若何？每疲而憂時，輒出圖視而祝之。乃念夫人語，因以自慰。土人亦復和藹可親，惟苦言語不通。然見兒，莫不以牛乳相贈，有時更以鮮花爲贈。余曾以之製成紀念物不少。後余益疲，伊等乃欲留我，且恐我謂黑林中獨行可畏也。余惟念脫余兒有不幸，余有死而矣；故乃亟思行。且余以天帝於育嬰之母，必善護持之，故行計尤決；後余兒病，而余則疲甚。正焦灼間，乃逢一流寓之英人，欺我，我既知去加爾古答只二日程，乃立行。及將至，則入一廟，謝天帝。雖非天主廟，然余以爲土人所慶弔者，當亦無非天帝耳。既至加爾古答，乃謀得爲一婦人傭，同船歸國；伊蓋至愛余兒也。後二年，布郎

解役歸，就余。伊思擇其業，然苦中年失學，惟幸於印度人處，學得手技一二，因念即以此餬口，亦良佳。又適得其弟湯姆司爲之助，於技中，湯姆司蓋不惟爲助手，且作替身也。今湯姆司亦稍稍習得一二技。二人之藝而相似，得益尤大。

○湯姆司執弟道甚恭，余未嘗誤以余夫目之，然二人乃神似也。」

余殊注意其千里携行之女兒，歎曰：「福貝，可憐哉！」伊曰：「君憐之深當。余愧未能盡教養責，而余於印度鍾得納貝得染病時，忽逢一國人名亞加苦琴者，爲余教養之，余以爲是兒之福耳。」余曰：「然，苦琴必恩於此子，有此名者，固莫不慈祥也。」蓋苦琴女郎今亦時携福貝出閒遊，余言際，突有所觸，豈彼亞加苦琴，即失蹤之彼得耶？人謂彼得已死，或謂伊已入西藏，瑪第則信其必猶在世上也。余當更於布郎夫人處，求其消息。

## 第十二章

柯命福可憐之彼得，即鍾得納貝得之亞加苦琴耶？人莫不謂此實一疑問。

余家居時，人輒責余之不慎，是固余所病，然人莫不有其病，所以爲其人之特性，且以供其親友之指勸也。然雖人勸之，已戒之，每復犯，幾厭人之復以是勸我，乃忽作一精密事以厭人口；故吾乃不以疑亞加苦琴者略示人。余必力求其証，歸以面余父；蓋此二苦琴，俱余家親屬也。余之覓証時，乃時溯余父訓。謂迭更司所謂：靡不能言，鮮克踐其言。因勉余輩當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也。衆於彼得事雖畧知一二，然究去題遠。彼得之軀狀體態，誰或有所見聞於何時何地，柯侖福人莫能詳道者。一次，余在福勒士特家，波耳亦在，余念二人俱知彼得，或可互相引證；因問波耳以彼得最近事蹟。伊舉數事，均余所斥爲妄者。乃謂彼得於西藏被舉爲喇嘛。福夫人則言皆不中肯綮，余乃與波耳談。波曾至皮魯文，因絮絮談銀行事。余問之曰：『彼得之被舉爲喇嘛，君於何時何地聞人道之？』波耳不能容，則與福夫人辨喇嘛究係食草係食肉之人。余知二人言多臆度，惟知彼得當在印度西藏近處耳。此消息之來柯侖福，或在波耳購印度綢衣時，衫已破

，且棄；則多年前事矣。後汪伯威來柯命福時，瑪第欲見其象，苦琴則以詩示之。汪則云彼得會歷中國及波斯。而印度適在其間，念或不遠。然人多故作驚訝，令人眩曠，無所措手；故決獨謀之。

風雨時若，豐樂卒歲，柯命福人平安甚。惟瑪第，波耳，及福夫人一言及彼得事，則不勝驚悸；故余惟靜而獨思之。一日，余與瑪第同在，伊手織物，而余讀聖哲姆史記。時去更衣時只數分鐘，柯命福之習慣，每日以正午更衣也。余輩因談入春後布君日有起色，交讀何金之醫道，因深惜其失學。忽聞門鈴聲甚急，余輩急往更衣，而波耳已登樓上矣。且呼曰，『勿往更衣，余不能候也。時尙未至，何匆忙爲，余有要事相告也。』余輩乃相顧，覺惶惶笑人，乃令波耳哂。然余輩殊不直波耳之驟，蓋脫余輩更着寢衣者，豈不失體？乃益自貌爲和藹狀。波耳則坐而言曰：『瑪第，君知耶？格能妹乃欲嫁，且嫁何金，何金亦欲娶格能妹。』余輩同聲曰：『嫁耶？格能妹狂耶？』波耳毅然曰：『伊乃欲嫁，祇以自

患。余欲面斥其狂，然既而忍之。余蓋於一店中聞之，婦人體面且盡矣。瑪第，脫爾我婚事亦有人於店中談之者，不寧大可恥耶？」瑪第歎息曰：「誠然，然或不確耳。豈無以此冤之者？」波耳曰：「否，余親訪之，余赴費子亞丹夫人家，借一烹飪之書，因言及男子持家之苦。夫人乃笑謂伊深然之。謂其弟乃與格能妹相愛。瑪第，君知相愛之言殊不雅，然是不足爲亞丹責。」瑪第謂余曰：「余乃未曾思及乃有余輩相識之二人同行婚禮。是駭人聽聞。」余答曰：「余亦駭之。」余始聞乃不得解，瑪第更歎息曰：「人皆以爲又將及誰矣；格能妹必自以爲安也。」波耳頷其首曰：「君憶布郎船主之歌耶？」曰：「然，格能妹之思想，余深恥之。」余因問曰：「伊何以念及何金？若何金之愛之，余固知之。」瑪第曰：「余亦不解，惟何金貌既俊偉，性復溫柔，且甚富耳。」波耳笑曰：「然則伊之嫁乃有所爲耳。」波耳言訖，自覺詆人過甚，乃漸和顏悅色謂，「脫哲米孫知之，將何如者？不謂伊留以監率僕婦者，乃自嫁焉？且何金復爲哲米孫所

蔑視，不容之於柯命福者，何金豈曾數至哲家，訪格能妹耶？哲米孫知之，擲西江水，無以洗清其地矣；或二人乃以同侍病人而相交耳。昔二人之於布郎，同屬仁至義盡者也。因憶及哲米孫家，曾有一僕病，何金數往視之。今則狼入羊羣，攬牧者去矣。哲米孫當如何？余輩視此後事乃不堪問，念格能妹乃不懼以此見笑於人耶？即馬責輩循謹僕婦，聞格與何金偶，當如何耶？後此余輩猶能相見耶？哲米孫許我輩見之耶？則可尊之哲米孫，可鄙之格能妹，吾輩將何所適從耶？余輩固無不愛格能妹也。伊和藹可親也，而哲米孫則冷酷無趣，然余輩素服其正，似不能達之者。

福夫人適至，余輩不自覺其忘更衣；而欲知夫人對格能妹事，究作何態，乃共推波耳述之。蓋方夫人入，波耳適大咳，且以巾拭口，而目視余輩，蓋欲余輩之無奪其功也。然余輩固不欲奪之。福夫人既聞其事，其驚訝與余輩同，而傷感猶甚；蓋夫人深惡此等事。活及上等社會之體格也。福夫人及波耳既去，余輩

乃力自鎮靜。瑪第謂十五年來，未聞相知者之嫁娶事云。

後此半月中，瑪第波耳所談盡衣飾事；蓋春來矣，陽光中點綴，自應較爲華麗也。格能妹益市惠於人，余數與遇教堂中，伊似畏見故人者，面似含羞，唇仍紅艷，其目灼灼可親。何金則冠帶闊綽，着長靴，似使人知其今不同昔者。人謂其靴蓋二十五年前經此地時所穿，今略事修補耳。

柯侖福女子，無往賀二家者。余輩於哲米孫夫人未歸前，擬置之不聞不問；蓋今余輩既不能與伊輩近，則真况莫明，何以解余輩之疑者。而哲夫人未歸前，余輩更有一事；蓋商家乃布告春服之成，將於下星期二日於海街中陳列之。瑪第畧欲得一裯衣，余曾議遣人赴杜灤布喚行商來，而伊不願，謂未能忘彼帽也。今余且自叙數言，余曾謂余家與苦琴家之友誼，然友誼外，尙有戚眷之誼。吾父曾許我於柯侖福度冬；蓋瑪第乘柯城驚惶時，或余請余父者，伊意乃似欲余之爲其衛耳。然今則日長，而喜樂無盡，伊乃爲余急歸計。然余之所以仍遲之不歸者，

欲更有所得，以解亞加苦琴及彼得之寃，爲一人否耳。

### 第十三章

富商約翰孫陳其衣物之星期二日，余輩得二簡，郵使乃一婦人，其夫亦爲郵使，跛而更業製履，人殊潔而誠，爲城人所敬。而惟於佳節，乃仍充郵使，及其爲郵使，則平日八鐘可至之信，必遲至下午二時或三時；蓋人莫不愛唐姆斯，願與之談也。伊晨餐必連食數次，乃復與午餐。連而不論人之何以待之，唐姆司必和其色。苦琴斯常謂常人之性，莫不難測。唐姆司之性，獨可測。苦琴每盼信，則急甚，必俟郵使之過乃已。而至佳節，則尤甚。以手指擊桌不止，其喜唐姆司，則與人同。問之乃似嚴父之詰其子。問其昔時曾作何事？入何校？脫離人會以信至，則必以責湯姆司之情。而瑪第於郵事，乃不如是熱衷，然亦甚愛唐姆司。苦琴與唐姆司餞時，一一與之，而瑪第每竊而悉付之。唐姆司食時，瑪第則呼馬責出伴之。而苦琴必親視其食。若不傾盤，必不許之；固無論盤中究



幾許也，且時促其下箸。余於叙是日之二簡，乃馳言及此。

二簡中，一簡爲余父手諭；一則印刷者。余父書中，告我家事清吉，貿易甚佳，惟杜城謠言甚盛。且詢瑪第存款，仍在城鄉銀行否？蓋銀行遭不測，余父會預料之。年前以告苦琴，而苦琴素慧穎，惟此乃以不從余父之言而失。然脫有事，屬余且留瑪第處。瑪第問余書何來，伊之簡則威爾遜所署名之簡，欲伊於星期二赴杜灤布城鄉銀行之股東會議。然伊乃深不願聞，此所謂緊要會議；蓋伊既不諳商業，且恐銀行或誠有不測耳。余念惡消息來誠速，故余之歸計更以此羈遲矣。然瑪第則惟問余父健否？且手執柬，讚其印刷之精美。且曰：『余姊低博納素亦累得如此之束，然殊不之怪；蓋人莫不知吾姊之慧且能也。今余即往，於伊等復何益。若彼等言及算數時；余且茫然不能解矣。低博納時往會，且自備一車，苟伊或疾而不能赴，則乘必以所議詳告之。余憶每年有選指導員，一事耳。君念伊等選指導人，復何需於我耶？余且立舉君父充之。』余乃曰：『余父

於此行中無股本，余父會勸低博納之勿購其股本。低自諒謂可得八分利，乃不信

余父言而自購之也。」

余既畧以此事端倪告瑪第，而轉其言鋒。而計余輩當以何時往觀服式，伊謂：在禮宜午後去；然柯侖福人，皆早集其處，且吾人衣飾行動，不宜奇異，致招惹人耳目。蓋斯時而好奇，則轉自失其高矣。平日低博納常赴之，然謂無新穎式；蓋伊常與亞雷同處，亞雷常以倫敦式告之耳。余輩乃以早餐後出，因余更欲購茶葉，然後登樓，細覽服式。十二鐘後，余輩乃可隨意溜覽矣。余輩乃畧議其衣，究以何式爲佳。瑪第之自籌其衣，蓋不多見；蓋其姊苦琴乃爲畫之，伊無不適意。余及瑪第曾於某玩具店中，以三辨士費余二小時。乃喜今日早出，瑪第得以細細斟酌，念且以海綠色爲佳，赭色次之，而謂不如得銀灰。

余輩既至店，購茶葉後，方擬登樓，入彼錦繡繁華之室中；約翰孫輩莫不各美其容，優司其事。乃即欲延余輩覽各式，然余輩猶欲先得茶也。瑪第擇茶頃，

店中人已擁擠甚；蓋今日乃柯倫福集期，鄉農自出間來，仰首張望，似欲盡得城中繁華景况，歸告家人者。

時有一鄉人直至余輩所立之櫃臺側，欲購一外衣。店人既爲取三四衣，伊則忸怩曰：『余購此，則失彼，此淡紅者，冬日衣之甚暖。』復低聲曰：『余欲得四時合宜之衣；蓋日用物事，余每喜合四時者。』已而店人爲出一三十先令之大衣，鄉人乃自篋中出一皮夾，以五磅鈔票一紙，償其值，及其餘什物；而店人則視其券而曰，『城鄉銀行耶？余輩乃不敢用；蓋今晨適得一警報，謂勿用之也。君可易以他券否？』其人頓色沮，握其手而擊桌曰，『人謂券與現銀同耳。今豈不同耶？』瑪第既頻頻視此人，則忘其綢衣，似尙未聞伊輩所言銀行之名。余猶以他事亂之，然乃不得，伊前問店人曰：『是券係何銀行者？』曰：城鄉銀行。』乃前執一券曰：『容我視之，』約翰孫則甚戚然；蓋此券已同廢紙矣。

瑪第既視券，則低聲謂余曰：『余殊不解是否余輩之銀行，票上固大書城鄉銀

行也。』余諾之，且以所視之襦當光示之曰：『此襦殊與君帽色稱，盍購之。』余言固意在亂其事，然脫城鄉銀行誠破產者，則余之勸伊購此，嫌奢侈耳。而瑪第似不聞余所言，握余手曰，『今且置襦事勿論』，更向店人曰：『君謂此券偽耶？』曰：『否，是固真券也。然此出券之行，今謂有破產之虞，是以相戒勿用其券耳。』約翰孫以營業故，不得不如是。此多森君必能諒之。而多森君，則視其券，更視其物，乃謂：『余輩苦人錢，血汗得來，然是亦無人問。君請還置其物，立子使仍衣其舊外衣可耳。余曾許以此等物歸與吾兄，然……』瑪第曰：『余且以五磅易君之券，余其不能用，或不實耳。余亦行中一股東，脫有大事，余豈不知者。』店人乃向瑪第作耳語，瑪第瞪目視之。且曰：『或如是，然商業事，余不之解。是銀行或不穩耳。然使貧苦輩，脫以得余輩券，而一朝喪其多金，則寧可者。余當以金易其券也。』乃更面多森曰：『君且以此物事，歸與而妻子。』更謂余曰：『余不過免購數日衣即足矣。』余曰：『脫君且

以自失其金，而有不豫；則若何？」余以行中股東償行中券，於分殊當。」

余心明之，然口拙。更向鄉人曰：『多森君，君其以券付我，以此五磅金購若物事。』其人視瑪第深感之。然不善言謝，則曰：『余乃殊不欲人以余故，致受損。然君知余輩工作人，得五磅誠巨款也。脫數日後，此券或不償，……』店人曰：『是殊無望。』瑪第曰：『爲此故，余益欲得之。』言時，以銀付其人。其人則漸置其券曰：『謝姑娘厚意，鄉人感激無涯矣，』乃行去。

余輩乃登樓，然瑪第至不樂。乃不注意於服式，而與余談銀行事，已而乃遇波耳，波耳亦應約翰孫之請，而來。然與余輩略談，即以頭暈辭，先出。約翰孫乃盛意待余輩，伊已知瑪第易券事，乃來慰瑪第。且以銀行真况告之。謂銀行破產，股本已什不得一也。余頗怪，瑪第尤不之深信，願勉自鎮靜，柯命福人殊不欲以驚訝失措狀，出之公衆地方也。

十二鐘後，余輩觀服式事已，則還歸，途中既無所談，抵家後亦復默默。余

不覺忽以瑪第易券爲不當，詰其能收盡全城廢券否？瑪第乃不答，余殊自悔。已而，瑪第乃言，然絕無責我意。乃曰：『愛友，余心頗不健，蓋大事臨前，余幾不知所措。今日余於此鄉人，殊屬仁至義盡矣。然思其究竟，則累覺不適，苟無大損于我，而厚利他人，我必爲之。然余不及余姊低博納之經濟，伊在，則此等事，不需余理之矣。』

余輩午餐，亦不甘味，余苦不得所以慰瑪第者。餐後，瑪第開其書桌，而視其帳簿等。先是，晨時余曾以不欲干伊家事辭，不助之，今伊乃無求助者矣。

伊則執筆書，且自歎息。已而，合其簿，閉其屜，乃移椅近余坐。余方凝視爐火，視其來，乃握其手。伊勉強曰：『脫銀行誠敗，則每年損一百四十九磅十三先令四辨士，每年入款只十三磅矣。』余不知所答，伊更曰：『余殊望銀行之不遽敗；蓋是大不利於吾姊。伊聲譽甚隆，人不將謂其勿識，乃投資於此銀行耶？』  
『瑪第於其姊之存其所有於此行中，所言僅是，固一無怨其意也。』

余輩是夕乃遲燃其燭，燭後，復默默坐。茶後，余力圖所以慰之。則詭言格能妹事，瑪第今已不嫉視此事矣。伊曰：『余亦覺家中有男子，殊可厭，然以數月所身歷者言，乃大不謂然。男子他無所長，惟大事臨前，措置裕如耳。則男子誠不可少，格能妹飄零半世，今乃得一忠厚之何金偶之。何之禮貌雖粗鄙，然其性固甚謹愿也。』因更念及何伯魯君，余不復撓其言，蓋余寸衷余自取決一懸懸數日之事；蓋念瑪第今後何以爲家者。是夜，瑪第寢後，余乃燃燭作書，與亞加苦琴，脫伊即彼得者，得吾書不得無感。脫伊爲他人，則書中只二三陳事耳。書畢，已二鐘矣。次日，官中文來，謂城鄉銀行已輟業，瑪第窮矣，伊猶自鎮靜。然一憶及每星期衣食費只五先令，不禁淚下耳。伊拭淚曰：『余非悲己，蓋脫余阿母有知，當如何傷感耶？然世上較我猶窮者，所在多是。脫余能清積負，亦不以爲苦。惟馬責可憐哉，伊離我去，不寧苦耶？』復破涕視我，猶自諱以爲我只見其笑，不見其淚也。

## 第十四章

余今乃異常留意，懼瑪第之以其攬遷，致失常態。乃下樓以此事告馬責，余乘間出至布能諾理處，求亞加苦琴之住址。余約其妻秘余作書事，然伊素寡言，余亦不懼甚也。布君今已就痊，將他行，日內且携妻女離柯城去。余至時，二人乃相談，並歎余。乃密引其妻出問之，綴其音成字，頗奇特，歸途乃置之郵綴中。此一擲頃，函雖余手，展其足行千里外去矣。然余不及細念是，思速歸，勿使瑪第以不見余而急。馬責爲余啟門，淚已被面。既見余，則哭尤甚。且央余入其室，閉門而詰余。瑪第告伊者誠實事耶？且曰：『吾必不舍主人去，吾曾以是直告主人；第不知主人之何以忍斥我去耳。脫我設身想，必不忍出是。』且言且自拭其淚。余曰：『馬責，然而主人固，……』伊曰：『勿言是。』余曰：『且聆余之理。』曰：『余不願言理，理他人爲我言者耳。我以爲我之意已深，僅固不求其合他人心理也，余必力行之。余於儲蓄銀行，存款不少。即衣物，存積猶多』



。吾必不離主人去。即伊每日每時，斥責我，我亦不行也。」言已，乃視余，似詰余之理者，余一時乃無以慰之。余知瑪第經此波折後，馬責尤不可少也。

余乃曰：『是良佳。』曰：『君許我則是矣，願聞君之理。』曰：『馬責，余知若夫，於主人頗不利。』曰：『然，我亦曾以此告主人，主人且終身悔斥我也。』余曰：『是固然，惟伊後此生計維艱，愧勿以資汝，故忍而辭汝耳。余之以此相告，亦知汝固亦瑪第之一良友，瑪第決不以此直告汝也。』馬責聞余意，傷感益甚，乃坐而大慟。已而視余曰：『主人今日膳殊樸，余且以臘味獻主人，君請勿告之。吾爲用心烹調之，且任其資，主人甚喜臘味，人於憂愁中，得所好，亦良慰也。』余殊心喜馬責之忠。伊乃携筐入市去；蓋伊不欲以家中存物爲之，所以表心也。

余既見瑪第，伊殊靜寂，無戚容，時且強作歡笑。乃決計以函請余父速賁臨諮詢一切。函發後，乃相談將來計畫。瑪第意且另賃一小屋。器什等留其必需者，餘則售之。而以償負之餘，自爲自息。余意則殊高，以爲中年婦人，既

有教育，當能有所操持，以供日用。然瑪第究能操何業爲最宜，則莫如主教席，瑪第既深愛釋童，則教之亦良適。伊於披霞娜尤嫻熟，惟年來老境漸臻，棄置不操者有日矣。伊亦嘗習繡術，甚工且美。然伊目力已差，柯侖福風行之頭髮面網，伊亦不能自製之。地文學亦伊幼年所嗜，余乃不解其用耳。伊更精織帶，曾以一佳者贈余，余幾欲遺其一於街中，使人得知而贊其工之巧。然以此營生，則苦耳，以此教人，柯侖福寧有學之者耶？瑪第復自願以其指頭小技，貢於其所愛之柯侖福人前，徵利也。且伊久不讀，即晨報亦時有梗阻不通處。以之作字，則伊固擅長。然拚字母既不熟，亦復美中不足。伊以之作書與我，我則議之。以與余父，則未免譏笑之耳。展轉思之，柯侖福竟無一事可以爲瑪第之業。已而馬責乃延余輩赴餐。瑪第乃呈稱女子無依態，伊今年五十有八矣，似不至如此；今日馬責之伺其意愈謹，麵包之大小必中其意，窗之外及通衢人聲嘈雜者，則掩之。乃春景慈諳，白楊乘風者，則高揭其帘，言時，聲音，亦無不爽人意。余

忘以臘味告瑪第，斯時殊懼馬責之勞而無功；蓋伊近日幾有食不甘味之况也。因急乘馬責出，告之。瑪第淚盈眶，不知所言。迨馬責既入，舉其所獻者進。

瑪第欲言謝，言乃不出口。乃執馬責手，馬責不禁哭，余亦不能自持，馬責懼傷主人心，旋即入室去。瑪第有頃曰：『此臘菜余必攝影存之。』余不禁笑，瑪第殊詫余之笑，曰：『吾愛友，攝此等物事，蓋不爲異也。』余固知之，乃和余色以同食之。味固大佳，惟余輩滿心思，食之嫌飽滯耳。

是夕，余輩相談甚久，且甚靜。值馬責以茶入，余頓有所觸念。瑪第脫爲印度茶公司經理，不良佳者？是固有百利而無一弊之事也。且瑪第於商業甚相宜，茶既不穢，且味清香，無不可其意；亦無須另闢門市。惟以木牌書其名即可。茶質復不重，不致累乏，惟購之售之費轉折耳。斯時，瑪第問余，均隨意答之。已而聞門聲，登樓聲，已而馬責入。且引一偉少年面深紅，馬責爲引見曰：『是哲姆候恩也。』馬責之能使候恩不自瑟縮於此麥持達苦琴司女士之客廳，已費

力不少。馬責更續言曰：『伊且立娶我，今面主人求是間一席地，行合卺禮；因近處乃無適處也。』故謹令其面懇夫人。』哲姆，汝胡不言者。』哲姆蓋深欲主人許之。』哲姆汝寧不欲耶？』伊蓋以臨貴人而怯於言矣。』哲姆曰：『否，汝昨與我商，我未應，今乃猝臨我，我以為早婚且喪男兒志也。』更向瑪第曰：『夫人余固非不樂是，惟馬責促我過甚。』馬責力止其言曰，『主人勿信之。伊昨夕方以此求我，我期之來年，今伊乃以時暫爲促，則飾辭也。然是姑置無論，哲姆汝非欲於此間得一席地耶？』曰：『脫瑪第姑娘許我，則寧不願。』否則余豈能以外人闖干非分。』哲姆言乃至拙，馬責不悅，蓋馬責欲哲姆以此求瑪第也。然瑪第當即慨然諾之。瑪第於此夫婦未嘗不驚且詫，而又怪。馬責之何以決意嫁人，乃曰：『馬責，若知婚嫁非等閒事也。』哲姆率爾曰：『誠如是，否則余豈好違馬責意者。』馬責憤然欲淚，曰：『君非常告我婚期？今且於主人及衆夫人前辱我，又胡爲者？』哲姆欲携其手，而不得，曰：『馬責；勿爾，勿爾，是余

之欲自鎮靜耳。」視馬責意愈不悅，更向瑪第曰：「夫人曾善待馬責，余應尊夫人，蓋馬責余意中妻也。伊累告我謂夫人爲世之最慈祥者。今余輩咸不得居處，脫夫人惠而留余輩，則馬責當深感夫人，盡心伏侍也。余以持箕帚，爲夫人糞除庭院；蓋余輩蠢男子，所能盡力於夫人者，只此也。」瑪第去其眼鏡，拭而復戴曰：「吾願勿以余故，速君輩婚事。須知婚嫁非等閒事也。」余乃乘機曰：「馬責，主人爲爾計良佳，汝之忠於主人，我且不能忘之，况主人乎？」哲姆曰：「主人意我豈不知，我意頗不堅定，乃以驟聞婚事窘然。余意固深欲之，惟操持須時耳。馬責汝勿哭？」馬責乃出，哲姆隨之退。瑪第亦坐而慟謂馬責之將嫁，乃深激其心，且脫馬責之急欲嫁，爲已故者，則尤自罪。余於二人中，殊憐哲姆，然二人之情義，則瑪第亦謂爲佳也。惟均謂婚姻事至險耳。

次晨，余得波耳一簡，封誌既堅復甚固，似有秘事也。余剖讀之，不得其解意，曲而隱，惟知伊囑我以十一鐘往過之耳。且上午二字，伊乃連圈加之。似

懼余或以夜間十一時往者。柯倫福例十鐘悉就寢矣。簡無署名者，既而馬責轉我，則作書人自可知。馬責之呈書時，寂無人在，似馬責已解秘密者。

余如期赴波耳家，伊婢立子爲余啟關。立子衣新衣，似有事。樓上之客室

鋪陳華麗，桌蒙以紙，書具在焉，更有茶點等。時已十一鐘，波耳靚粧待客。

福夫人亦在，淚漱漱哭。余既至，哭乃愈甚。余寒暄頃。費子亞丹夫人亦至。

似更無他客，蓋波耳乃以今月集會主旨告衆人也。序坐既已，余恰對之坐。

乃問余瑪第之失其產，是真消息耶？余據實告衆人，衆愈戚。福夫人曰：「余

殊願哲米孫夫人在是，」言訖，目視費子亞丹，似詰其意者。亞丹殊不以爲然，

波耳曰：「然哲米孫在是，誠佳。然即無哲，余輩柯倫福上流女子於此室中，當

亦可決疑難事，余輩雖皆不貧，然亦不足稱富。」乃向余曰：「斯密司女郎，（

余名入皆知爲馬麗，今更以余姓告讀者。）昨日下午余與諸夫人輩談友人不幸事，

余輩脫有所裕，固莫不立以助察持達苦琴司姑娘也。惟念婦人亦莫不欲自立。」

一言次，視其手中一小紙。——余輩欲隱助之，不欲瑪第之以不能自立而辭也。

余輩今茲延君來，蓋知尊大人爲瑪第素所信仰，余輩隱助之法，乃欲央君轉求令尊耳。」波耳言罷，乃環視衆人。且曰：「諸君余所言是君等意否？當此斯密

司姑娘籌思時，余輩且略進食物。」余苦無以爲答，惟心感伊輩之待友意耳。惟

謂「余必以波耳所言面稟余父，視可得一佳法否？」言時，不禁淚啼噓下，蓋日來隱

忍，今茲發洩也。衆亦俱泣，波耳亦大慟。波耳素謂以所感於心者，形於容，

是不能自制者所爲。乃稍稍怪余之引衆人感傷。且余之不能勸慰諸人，亦殊不悅

也。然余若亦得如伊所有之小紙一張，預書其上者，或能感衆人，悅波耳矣。

余輩既畧止其淚，福夫人乃曰：「余敢自謂不貧，然余亦非殷富。以瑪第故，深願

己之富可以爲伊將伯助也。余之欲助瑪第者，自書而封之，余已力求其多也。」

余方解桌上紙筆等，乃供此用。每人書其每年願贈瑪第者於一紙，簽己名，而固

封之，脫余父能得術，則啟而視。且約秘不宣於衆，否則紙各歸其主。諸人

書既竟，余起與辭。然諸人似皆欲就余私談，波耳留我，而爲我解釋伊之不能俟

哲米孫夫人之歸，且聞哲米孫夫人聞其嫂氏事，殊大不悅，或且立歸。其嫂格能

妹或即以今日下午離柯城，赴愛丁堡去；此消息乃得之費子亞丹夫人。波耳更謂

格能妹之嫁何金，誠哲米孫所大惡。言次，乃更問瑪第近况，余乃出。福夫人

於梯口候余，既見余出，則邀余入會餐室，閉其門，而與我談。語重覆甚，蓋夫

人不欲直言其家計之艱澀也。伊之以此告我，蓋恐衆人或以其所助者少，爲薄情

耳。然伊所助已及其資產二十分之一，其入欸旣不足百鎊，則節此二十分之一之

資產，誠匪易事也。且絮絮謂恨己之不富，否則有以援瑪第也。余力慰藉之，

乃行。方出門，費子亞丹夫人復阻余，伊所欲言適與福夫人相反；蓋伊不欲悉以

其所能助者，悉書紙上，蓋脫瑪第或知己以巨資爲贈，則謝意必隆，己何以堪。

且曰：『瑪第一高尚女子也，余昔則一村女，携筐入市購鷄卵，牛油者流耳；蓋余

父雖巨富，必使我遵我母昔時動作。故余今每星期六必入市詢物價。猶憶某日



與瑪第值，於通康伯侯宅之街。伊歎步行甬道上，一男子騎伴之行，且相談。女郎則自視其所採之玫瑰，片片數之，淚且涔涔下。殆伊既過我，乃復進而問我，我母近况何如，我母蓋不起久矣。余不禁泣，伊執余手而慰余，心未嘗不爲余動也。余斯時深以能與牧師女談爲榮幸，後此乃深敬愛之，然余不得近而敬愛人耳。脫君能爲我得一計，另有贈遺，不使他人知者，則感君亦無既矣。瑪第深願得爲醫其沉痾，要之余輩莫不求有益於瑪第耳。余乃答以誠然，既欲急歸，只得悉許其請耳。余深懼瑪第之以余不查而生疑，然幸伊方自忙家事，蓋擬去此屋也。伊之自忘，亦可藉得消散，得不思也。伊自謂苟自止而思，則持五元銀券之人，頓現目前。且自羞當時未免夸言也。自謂此鄉人之事之能傷其心，則司銀行事者，得勿時自警惕耶？更頻頻責銀行司之不慎，蓋不以貧自急，而懼人或謂其姊之不智也。余自念銀行中人，或未能服其責備耳。

陳年積物，莫不挪出，惟計值則甚微。余輩順其價值列之，則預備明日余父

至此之供應。瑣瑣事余亦不復贅筆；蓋所爲多無關緊要事，今多不能詳憶也。次日，余父至，爲余輩言銀行事。余輩唯唯諾諾，不置可否，蓋俱不深解也。余父腦既精敏，性尤果毅，若余輩有所問，必曰『是明晰甚，若觀火耳，汝輩何不能解者？』余輩既莫能解，則其不解之處，亦自不能道出，用是瑪第惟坐而諾，余則間謂當然如是，余父曾詰余之理，余則至今猶不知其何以當然如是耳。

余父事忙甚，今茲抽暇自杜灤布來；蓋欲爲瑪第援手也。瑪第既出而治饈，余乘間以柯侖福諸婦人集議所決事告余父，及瑪第已許馬責之同居。余父乃臨窗而疑，忽轉身曰：『瑪麗識之天真爛漫者，乃得友如是。脫余爲教師者，當必以此勵人。晚餐後，余且偕汝出步街中，藉談此事。』已而晚餐已備，餐殊豐好，蓋馬責盡心爲之也。

餐後，余父逕告瑪第，且偕余出，往遊數地。其所思得之計，則且囑余轉告瑪輩方出，瑪第更呼余入，且曰：『君知余只一人耳，余所爲固無涉於人，余欲

自持理，君計得且速告我也。」余乃吻之，力奔就余父，議論之餘，以爲若無阻滯者，馬責當速嫁哲姆，既居瑪第家中，賃金則以衆人資助者付之。馬責欲略助主人，亦任之。至拍賣器什一層，余父頗以爲難；蓋所值甚微，以較銀行中所負，不啻滄海一粟耳。余謂瑪第必欲自盡其人事，且舉瑪第易鄉人券事告余父，余父乃任伊售之。第責余當時不應任其易券耳。余更謂脫瑪第能售茶，當可有所進益。余父乃深然余計；蓋余父略事計算，即知伊以此每年可得二十磅之入款。即以餐室充鋪房，以一桌爲櫃臺，其他則易爲玻璃者；余不得不服余父計畫之速，且周緘也。更深願所計，誠能爲瑪第福也。瑪第既知此計後，立以爲然。謂余輩所計者，必與伊有利無疑。惟不欲取資於人，謂伊父於柯命福聲望甚重，不欲作窮乞狀也。余父及余俱不提銀行事，瑪第心猶未能晰清概況，惟視余晨間所受責，亦不敢問。謂諸事無不可辦，惟不願馬責以已故，至以嫁爲急。迨余輩告以售茶事，伊初殊覺窘。非以自低身分爲慮，蓋伊自懼業商或不勝耳。余父既力持

此計，伊乃歎息謂且試爲之。脫不便，且立舍。惟差幸柯命福之入市購茶者多係女子，伊深懼男子；蓋男子計算至速，伊不能及。更自謂脫使伊售幼穉恩物者，或甚相宜耳。

## 第十五章

余於去柯命福，離瑪第前，諸事均爲之辦妥，哲米孫亦贊成伊之售茶，然瑪第究否以此失其柯命福上等社會之身分，則殊不易決。哲夫人處格能妹事，心至忍；蓋伊謂婦人既嫁，則隨其夫之品級。未嫁者，猶得襲其父母之門第。是以衆與瑪第往來可，而獨不可與格能妹比肩也。傳謂何金君及其夫人將以下星期二返柯命福，格能妹非復格能妹矣。哲米孫謂以是卑其身分，乃至當，然何金夫人禮拜日於教堂中，猶活潑甚。余輩亦坦然置之；蓋免何金之哂，略紓格能妹之愧耳。

馬責哲姆亦不久婚，二人且不似格之見非於衆，則格之所受亦云酷矣。

瑪第售茶業亦日盛，治事室及寢室中，器皿一仍舊者，且益以新者。此新器

則拍賣商送來，謂伊友人托其轉送者，贈之者誰氏，瑪第則不知也。余頗疑是費子亞丹所爲，然伊得一心腹人於瑪第處，否則其所贈何合式如此者。余亦稍稍出其私積購息物以誘瑪第所愛之穉子輩，時來慰之。每夕於啟鋪時，瑪第自顧茶殊自樂。馬責復勤於洒掃，一小木牌書麥持達苦琴司售茶處數字，乃隱釘於窗簷下，瑪第初時殊自不樂，蓋約翰孫亦城中巨茶商也。伊得勿損伊業乎？伊乃背余而至約翰孫處詢之，余父殊不以此舉爲然。以爲脫商人而互計其利，則結果必至不更求精美其貨品矣。於杜灤布此等事深不可行，而行於柯倫福獨可。約翰孫君不惟爲釋其疑，且常使購者趨瑪第處，以爲己所售茶凡品耳，瑪第所售者，實淨選者，故殷實商人，富足農婦，悉續續來瑪第處求上品精茶，謂是交際要品也。余殊羨瑪第之胸無城府，乃得人之誠意，伊生平未嘗疑人或害之，蓋已於有損於人之事，深自痛因以推及人心也。曾有一次一送煤者，呈一保單，伊不受之。謂曰：『汝脫不以足煤付我，汝必自覺戚，吾何必計之。是以即初次煤斤或有不足

，後此亦決不復有不足者。人俱以欺瑪第爲恥也。余父謂此等誠樸性情，行於柯侖福則可。脫以爲處世之常法，則未爲可也。余不禁愀然以茲世之惡爲悲，以余父之警惕異常，防備周至，客歲曾以事損累千磅也。余更略止於柯侖福，使瑪第之新生計咸得其宜，且爲清理其書，其書已爲牧師所定購，牧師遺書瑪第，謂苦琴司君（瑪第父名）所選擇之書，伊願以重金得之。瑪第既許售之，惟念昔以牧師之書，今更入牧師之手，不免油然而生感耳。牧師謂伊暫時不能得大屋，欲瑪第許伊將書暫存瑪第處，瑪第謂已於一聖經一字典，他無所須，讀是亦可不必，余乃爲留存數書，欲不辜牧師盛意也。

牧師所付之書價，合售茶之盈入，並用爲購茶之資，餘則蓄之以備不時之需，惟所存雖甚少，余猶不欲使瑪第知；蓋脫伊知之必謂銀行所負未清，何能自有儲蓄，衆人之資助，瑪第亦不自知，余雖欲告之，惟念此事意固佳，術殊譎，告之或使瑪第不樂，因亦自止。馬賁時詰余瑪第居此大廈，將何以資其賃金耶？瑪第轉

處之泰然，余乃離瑪第返杜深布。

及余更至柯城時，其所售出者殊出意外，似城人鄉人乃需茶多於往時者。余見其不欲人之購青茶，乃勸之。瑪第謂青茶傷腦，已不欲以此禍人也。然人必欲得之，伊殊不解。然復不忍售，是以購茶者以此減去不少。然余亦百思不得一青茶之益，使瑪第願售之，余力辯後。伊雖信一人甘之，一人毒之，固不能例也。

嗣後瑪第惟遇青年子弟，來購青茶時，則告以有毒，懼其或以無知致毒也。

而壯者老者，力欲得時，瑪第亦歎而與之。後此余每季至柯城一次，至則爲伊清理帳目，且爲讀其函牘也。言及函牘，余殊中愧；蓋余於亞加苦琴之一書，脫有人知者，寧非醜事？余殊望其不達，蓋迄未得覆書也。

一年後，余於杜深布得馬責所書，象形字之函，請余立赴柯命福。余懼或瑪第罹病，故即日成行，馬責爲余啓門時，不禁詫爲神速也。余輩乃同入廚下而談

馬責告我伊或於一二星期內且分娩，瑪第似尙不知，欲余轉告之。伊且淚下曰：『姑娘，余殊不信主人能少我，我去，誰侍主人如我者。』余乃告之，謂似伊彌月，余必暫居柯侖福，更慰之，止其哭。乃伴出僞爲購茶者，欲猝臨瑪第，且視其主櫃之况；時蓋陽春三月，春氣滋暖，故門惟虛掩，瑪第方坐而手織物。余殊覺織之苦，而瑪第則殊操之自如，余乃以歌聲動之，然余所謂歌，初無腔調也。春風中，滋自適，余乃啟門入，始則瑪第不識余，起而迎余。已乃辨我之爲誰，談頃，余知馬責事，伊悉不知之也，余乃擬暫不告之。

余於抵柯侖福一星期內，某日，余持法蘭少許面瑪第，伊殊不解余意。則去其銀鏡而細視之，竟大奇之。及偕余往見馬責，二人乃俱不禁哭，後此瑪第時來談，鋪中鈴鳴則立返。馬責則臥，匝月中，余殊忙；蓋家居瑣事，莫不需余也。有時余更伴瑪第於店中，頗引爲樂事。視其營業之泥道，又爲之不豫。脫童子來購杏仁，伊於稱平後，必略加之。及余勸之，伊爲稱兒喜食此，余何樂不多



與，斯時余念脫以是有損其商業告之，伊必不聽；蓋青茶事余猶未忘也。乃詭告之曰：『杏仁於幼年人殊有害，或因以致病。』此言效乃至鉅，後此瑪第不復另加杏仁，乃代以椒末等，意謂遺此以解杏仁之毒也。此一年中，瑪第乃積得二十餘鎊。今伊已習於是，不以爲厭；蓋藉此可以與各種人談也。瑪第既累多其量售出，人亦時以物贈之。若牛酪，雞卵，鮮花，水菓等，時有所得。瑪第則陳鮮花於櫃上，藉自玩娛。

一年來柯城近况甚少變化，哲米孫與何金猶不相下。然謂爲不相下，無甯謂哲米孫之不欲下人耳。何金夫婦伉儷殊篤，且樂與人交。何金夫人以昔日舊好，深欲復與哲米孫夫人往來，然哲米孫謂格能妹所爲辱及其家也，穆立納君亦持其議，見何金夫婦必遠道避之。波耳乃作奇想，謂脫哲米孫或穆立納二人中或有病者，究當如何？伊等既以此待何金，必不復延之也。然遲遲不得二人之病，波耳不禁望之以爲柯命福以二人之或病頓呈異態也。

馬賁分姘後，漸能起。余亦不復遠出，坐鋪中伴瑪第，是日天氣驟冷，不似陽春氣候，乃閉其門而圍爐坐。見一男子過窗下，乃轉至門頭視余輩，似欲得深隱之名牌，伊久乃得之窗簷下，遽啟門入。余驟觀乃疑爲布能諾理之妻所狀爲亞加者來也。客衣復非柯侖福式，面目滿被風塵，似重途跋涉來者。髮斑白，而目光猶銳利，既入，乃注視我，更及瑪第，瑪第亦微覺有異，不似通常購茶人入時之欸欸接之；蓋念此富人復爲男子，必且出鈔票令伊找錢。伊且苦於計算之不能速也。然客不言，目視而以手扣桌，瑪第方欲問其所欲得，伊驟問我曰，『君豈瑪麗斯密司姑娘耶？』余曰：『然，』余心方愕，乃待其更有所言，然殊自窘，不知何以叩伊之名。伊乃周視室內，欲有所購。及見杏仁茶，乃謂欲得一鎊。余頗駭，蓋未知瑪第全鋪所存，容有一鎊否。伊且知杏仁有害，更不欲以此巨量售出也。方欲有所勸告，視客之面目，忽問曰：『其彼得耶？』言次，戰慄不已，客乃入與瑪第相抱大哭。余急取酒進瑪第，蓋伊面容頓變也。彼得曰，『我來殊驟，驚寐

子矣。』乃謂瑪第宜且往客廳，就沙發略臥，伊則執其兄之手，痴視其面。其兄慰之，謂己必不復離伊去也。瑪第心稍慰，兄妹相將登樓去。余念二人久別初逢，傾心絮話，必且無限。因為烹茶，且理舖中事，並以告馬賁，馬賁喜極，至出淚，乃問余，余所見者誠爲瑪第之兄耶？蓋伊記其長主人是一翩翩少年，而余告伊客爲一斑白老者也。瑪第亦如是疑之，伊低聲曰，『余以爲歲月移人，乃至神速，兄離柯侖福會幾何時，髮乃斑白矣。』客笑曰，『是豈已多年事耶？』伊曰，『然兄與妹俱臻老境矣。然固一非甚老，彼得，兄之白髮乃適宜兄容耳。』客曰，『瑪第，余於印度曾以物寄汝，汝記係幾時事耶？今且携一縞絲長衣，及珠鍊遺汝，尚在朴次茅斯之行篋中也。』彼得不禁復笑，蓋二人乃得如此相逢，幾會夢及者。而瑪第亦念衣物等，伊今不甯可矣，乃加手於額曰：『余蓋老矣，殊不適用，此兄之意，則所深感也。脫數年前得之，則將狂喜。』客曰，『瑪第，余亦作是想。余於汝之嗜好，知之頗稔。是母親亦好之。』二人更相抱哭，乃無言，似碍

余之在者，余乃起去，且往爲彼得備臥具。客曰，「余今夕下榻佐治棧，余行篋多在彼也。」瑪第戚然曰：「勿爾，兄無去，瑪麗，君亦無法」，彼得及余俱不得不依其意，彼得坐而授以手，瑪第執之。余雖室佈置諸事去。

是夜，瑪第與談至黎明，以其兄之往事告我；蓋即二人獨在時，其兄告伊者，伊言之甚瞭亮。惟當時余乃不解，後以問彼得，彼得更縷縷爲余道。瑪第謂彼得於園南貢之役，爲布爾米人所囚，以賂通醫道見釋，且蒙優待。及釋出，乃見其昔時所寄英倫信，以無投遞退還，乃念族中只伊在矣。乃居其地業植。念且了其殘生，於此異國。及接得余之書，且立售田地，歸尋其弱妹。蓋知弱妹得見其兄，其樂甚於富作公主也。伊談頃，余漸寐，已而以門動聲醒，伊告我伊且起視。其兄以爲此多年別，而幕地逢者，得非幻夢乎？日間坐其側者，或非其兄，其兄且已於重洋外渺渺物化耶？思之深不自信，乃起赴其寢門，聆其鼻息聲，方信伊誠在也。彼得鼻息如雷，余隔二室亦微聞之，瑪第亦漸感而寐。

彼得之歸，固非滿載，今乃覺其家之窮。然伊及瑪第均不之顧，念二人得所以謀生於柯侖福卽足矣。彼得至後二月，乃閉其茶店。小兒輩猶時立窗下，仰首望瑪第，欲得杏仁也。有時瑪第揭窗帘謂之曰：『穉子勿貪食杏仁，且以致病也。』然其兄則力阻之，餘茶則以分贈柯侖福諸夫人，及彼得幼時之良友，印度絲衣則以贈布郎之女費洛拉戈登。戈登輩久寓印度，今將立返也。乃瑪第急欲以彼得之返，告布郎，珠練亦以贈人，波耳及福夫人所得尤多。哲米孫及費子亞丹處，亦多陳列印度珍品。余亦有所得，彼得蓋以約翰孫文集一部贈我。瑪第不禁泣謂此文集伊姊累欲購得贈余也。總之，柯侖福人曾有所惠於瑪第者，彼得今乃報之。

## 第十六章

彼得之爲柯侖福人所重，固無足異；衆爭諛之，蓋自海外歸來，以其所見者語人，固足貴也。波耳謂聆彼得言，不啻讀天方夜譚。而余奔波於杜灑布柯侖福

間半世於茲，殊深信其事，其事深驚人。彼得爲人述時，且時異其辭，脫其妹在，所言必較純安，而牧師來訪時，所談尤不同。蓋牧師讀書人，固易取信也。

一日，波耳宴余輩於其家，哲米孫及穆立納乃未至，何金夫婦則不能與。彼得謂伊今坐此直背椅，且甚疲乏。問衆許之交腿坐否？波耳笑許之，更低聲問

余，「彼得曾言及其往事否？」余告之。

彼得歸柯命福後，某日與瑪第坐談，是日殊煖，瑪第素喜擁抱馬賁之嬰兒。

惟是日乃獨不願；蓋伊甚不適也。日落後，始略鬆爽，乃移其沙發就窗坐，窗雖逼近市塵，而田園清氣，乃氤氳隨晚風來。晌早之靜寂者，今乃嘈雜甚。穉童輩皆出戲於街，時蓋已夜間十鐘矣。燈光甚稀，殊合瑪第意。余三人皆靜坐，有所思，彼得乃曰：「瑪第汝憶余去英倫時，汝不方斤斤言婚事耶？人謂汝且以處女終其生，當時余乃不之信。」瑪第不置答，余亦無可支吾，余口原鈍也。彼得謂「余當時，念爲余妹倩者，必吳雷何伯魯君也。然瑪麗，君今且勿更作如是想

，余妹昔時固擅美名也。使余不得不榮念。何伯魯君詎謂伊乃以余歸前，長眠地下耶？使余無以報其德耶？昔時，余與伊同出遊時，所談多瑪第事，可憐哉！低博納也。伊於余延何君飯時，乃受余所斥，然此多年事矣，歷歷乃猶如昨日。余思舍茲人，余迨無妹情也。』伊更執瑪第手，則曰：『憶！汝且戰戰耶？』且閉其窗，晚風涼也。』余乃爲闔窗，且詢瑪第，試其是否已被寒，伊亦執余手吻之，已而伊始復常態。

次日，余乃思去柯倫福，知瑪第固無恙也。此星期中事，余一一憶之，茶店乃更改爲客室，華麗如昔。曾議使哲姆及馬責遷出，而瑪第則不願。哲姆戀直亦復可人，馬責之女，瑪第視若己出，且即以麥特達名之。

余於去柯倫福時，萬事皆和協。惟哲米孫及格能妹事，是缺憾耳。余每念脫哲米孫或穆立納病，則或有以和諧之。蓋何金殊足重於病人也。十月中，余連接波耳及瑪第二書，促來柯倫福，謂戈登已自印度歸，其二兒已長大矣。哲茜

布郎音容如昔，惟更易其名，頗不解。伊自印度來書，謂與戈登少佐於月十四當抵柯命福，欲與哲米孫，波耳，瑪第，相會。蓋三人之德於其夫，及其姊者，伊蓋沒齒不忘也。更延福夫人何金君，及格能妹；蓋諸人與戈奪同係蘇格蘭人，固應相契也。柯命福人自大尉布郎死後，直至哲茜嫁前，與哲茜相識者，自上牧師直至貝子巴克，均約同聚一會。惟費子亞丹夫人不與，亞丹蓋以哲茜去柯命福後，始來者。亞丹殊以不能與會爲感，人咸怪哲茜以巴克列貴族中，然余輩猶憶大尉之教其女，固以普善爲懷也。哲米孫亦以其婢（巴克）得與何金同列，深當，然哲米孫行動殊有異。伊且去柯命福耶？抑願赴此會耶？彼得謂夫人必與會，波耳謂必不然，余亦以是時抵柯命福。

彼得更以書與戈登告以費子亞丹夫人之在柯命福，謂亦宜使得一席，於筵會中，郵還，乃附來一簡，請瑪第代爲送之，且以解釋其初之所以不及也。亞丹深欣喜謝。瑪第彼得言於衆，謂皆勿與哲米孫事，容伊獨處之。余輩從其言，蓋



皆知福夫人心意，非余輩所能移動者也。衆更疑彼得豈將與哲米孫婚耶？且謂脫彼得婚，瑪第將如何？哲米孫嫁，衆人更將如何？余亦深用是自疑。

後見彼得時，伊執一片，上書西藏喇嘛拿查惟得義王前魔術士布能諾理，將於翌晚在柯命福獻技一次。波耳更以一函示我，蓋戈登欲睹布能諾理之技，彼得乃爲筵之也。

次日余輩集佐治棧，戈登少佐及其夫人皆盛服至。臺慢書『爲哲米孫夫人而設此會』數大字。衆殊不解，則皆注意彼得。余殊以彼得重哲米孫愈其胞妹爲。而瑪第則不然，哲米孫與彩倍高。彼得一言，伊莫不立笑，謂得其心。余近聆其所談，無涉情事，則頗自慰。彼得蓋以印度經歷事告之也。且張言喜馬拉雅山之高，及山中野獸之兇猛。余與瑪第旣行近其側，哲米孫殊有赧色。彼得則謂余曰：『瑪麗，君勿以余言爲可懼，余言蓋所以慰哲米孫，使願書伊名於幕，爲此幻術家一証人耳。余曾慎使伊避何金，懼或有爭執，余願柯命福人，莫不

相善。余爲余妹計，余妹深懼爭鬪事也。言訖，因使何金及其夫人與哲米孫談。  
戈登不解，亦助成之。後此柯命福人莫不相善，余頗幸之；余友瑪第深愛和  
平也。余輩復無不愛瑪第，僉以無瑪第在，吾輩不樂也。

洪憲一代信史

# 新華春夢記

▲大字 定價五元  
▲大本

▲小字 定價三元五角  
▲小本

# 蒙古旅行記

▲上中下三冊 定價一元二角

# 芙蓉淚

▲上下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

中華民國十年七月十月初版

女兒國 定價四角

譯述者 林家樞
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印刷所

上海四馬路

特約代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

\* 此書有版權翻印必究 \*

